

第一章

妈咪说，爱情就是无法捉摸的，根本不知道何时会遇上它，更无法去想象它竟会发生在和你你最讨厌的人身上……她说，她在学校的时候，最讨厌见到的人就是爸爸了，见到他的那一天，她一定会衰到底的，她讨厌爸爸那张脸、讨厌爸爸说话的声音，反正就是讨厌到底了。

她每次在学校里见到爸爸，爸爸总会和她开玩笑，而妈妈告诉我，那时她真的很想拿菜刀砍爸爸。

早晨的微风轻轻地吹拂在程育洁的脸上，程育洁身上穿著一套简单的 T 恤加牛仔裤，手中拿着一个袋子，走在满布着白色樱花的校园里。

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，她的心情真是烦闷。

同学中已经有人决定要升学，也有人决定要就职了，就唯独她一个人，不知该怎么办，感觉似乎是落单了。

落单？是啊！就是那种既彷徨又无依的感觉。

到底该如何是好呢？程育洁忍不住用脚踢起了地上的一颗小石子，那颗石子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旁边一辆鲜红色的轿车。

哇！好骚包的一辆车唷！这是程育洁对那辆鲜红色流线型轿车的第一个感觉。

应该是没人吧？程育洁在心里想道，一般人会将车子停在路旁的话，车子里应该都是没人才对。

走向前去，程育洁透过了黑色的车窗玻璃，试图从里头看出什么东西来。

哇……还真的有人咧！而且还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身影交叠着。

完蛋了，得赶快溜了，不然被人家发现的话，她可能会被人家砍了。

正准备转过身，拔腿就跑之时，对方的车窗放了下来，程育洁看到了对方，她差点吐血而亡。

“原来是你啊！”程育洁十分不屑地看着放下车窗的巩钰奚落道。“敢情现在的饭店、宾馆全都涨价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全校最有钱的黑狗王子怎么会沦落在车子里亲热？”记得她第一次见到巩钰是在去年学校的圣诞节舞会里，巩钰算是她的学长，正在念研究所，那时在看到巩钰的第一眼时，她就决定讨厌巩钰一辈子了！因为她最讨厌花心的男人。

更何况巩钰并不只是花心，他是花痴！

在这间学校念书的学生，每个人都知道巩钰的外表俊俏、家世傲人，因此，每个人都公认他是他们学校的白马王子。

可程育洁对巩钰十分看不顺眼，所以她很自动地将“白马王子”改为了“黑狗王子”。

巩钰发现站在车外的小小人儿是程育洁时，嘴角咧出了个笑意，他扬眉看着她，并没有对她恶意奚落的话感到任何不悦。

“笑什么？别露出那个笑容，丑都丑死了！”程育洁皱着眉说道，感觉这个人“怪怪的”，她都在损他了，他竟然还笑得出来？看来，巩钰真的是有一点病，而且还病得不轻。

“丑？我怎么都不曾觉得？”巩钰笑道。

“马知不知道自己的脸长？”程育洁反问。

“这我就不晓得了，也许你应该要去问马才是，毕竟我是个人，并不是匹马。”他答道。

“哦？”程育洁装出一脸惊讶。“原来你是个人啊，我一直以来都以为你是一匹马耶！”“是吗？”“建议伟大的学长，下次请找间饭店或宾馆，不然这样的话不太好看。”“不太好看？怎么，你想看是吗？”巩钰耸了耸肩。“也许你家里的第四台A片看不够吧？”“去你的，我才没有在看那个呢！”程育洁啐道。

“喔？那就是欲求不满了，不然怎么会跑来偷看我们在车子里做的事情呢？”巩钰看着坐在身旁的丁怡。“对吧？”“是啊！”有XX校花之称的丁怡点了点头。

“去……我才没那个不良嗜好咧，别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好不好？”程育洁不悦地说道。

“象我一样有什么不好？说不定你只是抱怨我为什么没看上你而已呢！”

“我不信被一匹种马给看上有什么好的！”说完，程育洁对巩钰做了个大大的鬼脸。

“站在学妹‘关心’学长的立场，也许我应该给学长一个良心的建议。”她笑得又奸又诈。

“什么建议？我想我会洗耳恭听的。”巩钰表现得十分受教。

程育洁对巩钰勾了勾手指头，而巩钰则是很自然地将头往车窗外伸。

在看到巩钰的耳朵靠近自己之时，程育洁大声地在他的耳畔说道：“小心得病！哇哈哈……”说完还爆出了长串的笑声，之后便一蹦一跳地离开了。

“啧啧……”巩钰觉得自己的耳膜差一点被程育洁给震破了，他甩了甩头，感觉耳膜还有嗡嗡的声音。

“钰，怎么了，还好吧？”丁怡问道。

“嗯！”巩钰点了点头。

“那是你学妹吗？怎么这样……”丁怡有些抱怨地说道，她拢了拢大波浪的长发。

“小孩子，无所谓的！”巩钰挥了挥手，然后打了手排档。

“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？”丁怡不悦地皱起了眉。明显的察觉到巩钰对程育洁的态度与一般女孩子不同。

“你觉得我对她好？”“是啊！”丁怡点了点头。

“不会吧？你可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校花，她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女孩而已，根本很难算是个女人，你犯得着对她有敌意吗？”巩钰笑道。在去年的舞会，他见到了程育洁，她给他的感觉就像是小女孩一般，纵使他们只差四岁而已，但他还会情不自禁地想宠溺她。

她像个无时无刻都热力四射的小太阳一般，见着她了，便觉得他的烦恼全都没了。

对她的感觉就像是个妹妹一般，所以他才会这么放任她的一切所作所为，甚至暗喻他是一匹种马。

她很讨厌他，他知道的，但就是令他忍不住想逗逗她。

“她虽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女孩，但是别忘了，她也是个女人，我对她

怀有敌意是正常的。”丁怡认识巩钰也是在那一场舞会里，那时，丁怡直觉的认为只有他这个被封为“白马王子”的男人才可以匹配上她这名校花。

“女人就是多疑！”巩钰摇头笑道。

“是吗？是你让我不安的，你何不让我安心一点呢？”丁怡说道。

“让你安心点？你指的是什么意思？”巩钰明知故问。

“反正你也已经二十六岁，今年就要从研究所毕业，不如我们就结婚吧！”丁怡笑着说，心里则十分担心。

“我不想这么早结婚。”巩钰将排档打成D档，一踩油门，将车子驶出校园。

“你父母不是在催吗？”“那是我的事！”“钰……”“我再说一次，你只是我的女朋友而已，你没有权力管我那么多事！”巩钰的脸上虽然挂着笑容，但是眼神明显的传达出他的不悦。

“我知道。”丁怡识相地点点头。

“笑一个，别把气氛弄得这么糟好吗？”巩钰的手俐落地打着方向盘说道。

不知怎的，丁怡突然羡慕起刚刚在巩钰面前恶作剧的程育洁，巩钰那双宠溺及温柔的眸子是她从未见过的。

她和巩钰认识一年了，感觉上他对她就像个陌生人一般，他虽然对她好，但是她完全感受不到他的真心，他给她的感觉是冰冷，而且是毫无温度的。

女人的直觉吧，她开始嫉妒起程育洁了。

程育洁坐在沙发上，双腿还跷到了桌面，两只脚丫子不停地晃动，手中则是拿了一本小说翻动着。

“小妹，你不是快要毕业了吗？”程育洁的大哥程毅对着程育洁说道。

“是啊！”程育洁点了点头，顺手拿了片洋芋片放入口中之后，才懒懒地抬起头。

“是啊，我是快“失业”了。”“失业？”程毅扬了扬眉。

“对啊！”程育洁再度用力地点了点头。“大哥，你要出去啊？”她看着手中拿着一串钥匙的程毅。

“嗯，等一下才要出去。”程毅坐在程育洁的身旁，皱眉看着她晃动的脚丫子。

“淑女是不能做出这种动作的。”由于程育洁与程毅差了近十岁，所以程家的人都十分疼爱育洁，对于她这种“粗鲁”的动作，顶多只是习惯性的念一念而已。

“我本来就不是淑女了，哇哈哈哈哈……”程育洁乱没气质的爆笑出声。

“做淑女多累啊，微笑不能露出牙齿，不能做出很多轻松无比的动作，所以啊，老哥，你这辈子是则指望我变成你心目中的淑女。”“是吗？那我想请问程小姐，我可以指望你变成什么？”程毅宠溺地对程育洁问道。

“全世界最堕落的女人，哇哈哈哈哈……”程育洁说完又是一阵爆笑。

“你唷！”程毅曲起食指给程育洁一记爆栗。

“嘿！你有暴力倾向唷……这是不行的。大哥，你没听过男人是不能打女人的吗？打了女人的男人就不算是男人了……”程育洁摇摇手指头说道。

“不算男人？那是什么？”程毅捏了捏程育洁粉嫩的脸颊说道。

“人妖咩！哇哈哈……”“小妹，气质。”程毅提醒道，他几乎已经放弃程育洁这两个字了。

“老哥，我不是常和你说一句话吗？人家说：多做事、少做梦，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叫你别一直作梦，以为我会变成一个淑女。”“那看来你是真的不想为可怜的大哥变成一位端庄美丽的淑女喽？”程毅开玩笑地说道。

“老爸、老妈还不老，顶多才五十岁而已，说不定叫老爸、老妈‘拚’一下，我们还可以有个弟弟或者是妹妹，不过机会不大就是了。”程育洁摇头叹气着。

不过由于机会不大，所以指望爸妈，还不如将希望放在你自个儿的身上，三十多岁了，可怜的单身汉！唉……”她边说边摇着头。“人家说……有老婆的男人回家抱老婆，没老婆的男人回家抱枕头。啧啧……这句话就透露出很多的涵义，单身汉与已婚男人的差别……唉……”突然地，她瞄到了小说上的一行字。“看看！就是这句话嘛……夜晚是这么地漫长，而你一个人独守空闺……”“小妹，老爸、老妈看到你这样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！”程毅摇头说道：“当然是该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我这么为了我们家着想，老爸、老妈应该要很欣慰才是，我现在在做的这一件事可是在鼓励咱们家的男人‘增产报国’唷……”她笑着说道。

“增产报国？”“是啊！”“你倒说说看，哪一点是增产报国了？”“不会吧！大哥，我都已经讲得这么明了，你不会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吧？笨唷！”她摇了摇头。

“小鬼……”程毅又敲了敲程育洁的头。

“说真的，大哥你何时要娶老婆啊，都一把年纪了，到时销不出去的话，你可别买‘充气娃娃’唷！”“小鬼，我怎么发现你讲话都带有颜色？满脑子的邪恶思想！”“哪有？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而已。”她耸了耸肩。

“把事实说出来？”“是的！”程育洁用力地点点头。

“在你的眼中，我是那种会去买[充气娃娃]的兄长？”程毅怀疑道。

“你？”程育洁好不容易放下了手中的小说，十分正经地看着程毅。“坦白说啦，大哥，我想你应该是不会去买，但是你用不用我就知道了，也许你朋友有买，你去跟他借也说不定。”程育洁说到此，还真是佩服自己聪明的脑袋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想出这么“正确”的答案。

可见，她早知道她是天才，只是不愿说出来而已。

因为……太聪明的人是会被人嫉妒的，更何况她不仅是聪明，而且还长得如此美丽，集所有的优点于一身。

嗯！她是全世界最优质的女人。

“我看你是被我们给宠坏了吧！”程毅摇着头叹气。“出门时，可以请你闪过一些有颜色的话题吗？”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他还真是怀疑他这个小妹到底能不能嫁得出去，让他的父母安心呢！

“我会尽量的。”程育洁挥了挥手。

“你毕业后想做什么？再读书吗？”基本上，由于程家十分宠溺程育洁的关系，所以对于程育洁要做什么并不会加以干涉，只会适度的表达关心而已。

“再读书？我才不要咧，念书多累啊！”是啊，她一向认为念书很累的。可以让她蒙到一所大学念，她家人都感到十分讶异，更何况是一所有名的大学。

她还记得四年前，当她拿到那张成绩单之时，她骄傲得像只孔雀一般，拼命向家人炫耀她是多么聪明、多么天才，聪明的人是不用天天读书的。然后得意地接受了父母给她的鼓励与红包，完全不承认她在半夜趁着家人睡着时，念书念得要死要活的。

“会吗？我怎么都没看到你在念书呢？”“拜托，老哥！我可是天才耶，天才是不用念书的。”她昂起头说道。

看到程育洁这样，他也不忍去戳破她的谎言，他这个妹妹就是这样，自己努力读得要死，还对外宣称她是个天才，天才是不用请书的，那种喜欢臭屁的个性，真是令他们忍不住摇头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那请问伟大的天才接下来想从事什么伟大的工作？”程毅笑着问道。

“我？”程育洁低头思考着。

“怎么，还没想好吗？”突然地，程育洁弹了下手指，嘴角笑得甜甜的，两眼也因为笑容而变成半月型，活像是只百年小狐狸一般。

不好！程育洁那种狐狸般的笑容让程毅警戒了起来，相处了二十几年，他这个宝贝小妹的个性他早已摸透了，当她发出那种笑容之时，那就是代表有“阴谋”要发生了。

“怎么了，小妹？想到什么伟大的工作了吗？”程毅小心地问道。

“大哥啊……”程育洁的手横住了程毅的肩。“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……人家说‘肥水不落外人田’，像我这么聪明又这么优质的女人，怎么可以去外头帮别家的公司赚钱呢？当然是要将这个机会留给家里的公司啊！”听到程育洁的话之后，程毅的头皮开始发麻，若是他拒绝了的话，她受尽宠爱的妹妹一定会将这件事呈报“上级”他的父母亲，那样的话，他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

“是……是有……”他有些迟疑地说道。

“那不就好了？我就在你的公司帮忙好了，因为是自己人嘛，虽然我是天才，但是薪水就让你少算一点，拿十万就行了，哥！机会难得啊，你上哪去找这种‘俗搁大碗’的？”“是，你说的没错……但是我的公司只不过是小小公司而已……你的薪水太贵了……”“不会啦，我才拿十万耶！大哥你不会这么小器吧？”程育洁摇着头。“太小器的男人找不到女朋友的。”“喂……小妹，你现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不出十万块来请你的话，我就会找不到女朋友吗？”“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啦！”“不过我这家小公司请你的话，我的公司一定马上倒闭关门大吉。”“开什么玩笑？你怎么可能倒闭？我可是天才耶！请了我之后，你的业绩只会成长十倍，根本就不可能倒闭。”她嗤笑。

“是！呈负十倍的成长。”程毅不停地叹着气。

“老哥，你说这句话太过分了，分明不相信我专业的知识。”程育洁不悦地说道。

“我只是不相信我的小小公司可以容得下大佛。”“你这么说的不信任我的能力吗？”“不！当然不是。”程毅连忙摇着头，免得伤到他宝贝妹妹的自尊心，其实不是不信任他妹妹的能力。而是他妹妹根本没有能力可言。

“那不就得了吗？”听到程毅的话之后，程育洁这才露出了个笑容，她十分有自信地再度拍了下程毅的肩膀。“相信我！”“这个……”程毅正在犹豫到底该怎么办时，突然低头看了看表，想到了他还有事要出门，于是连忙从沙发上起身。

“老哥，我们的事还没有谈完耶，你要去哪里？”程育洁连忙问道。

“我刚不是说过我要出去了吗？”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三十六计的最后“走为上策”，免得到时硬得收下这个小祸害。

“但是……我们的事还没说完耶……”“不是，大哥要迟到了，有事以后再说！”程毅连忙走出了客厅。

哇！看看那是什么态度？程育洁皱了皱小鼻子，大哥分明是不相信她是个天才，并且是具有高能力的“优质美少女”嘛！

“讨厌的大哥，表现得那么明显！”她嘟囔着，看来她是真的得面临“失业”的问题了。

真是的！那她到底要怎么办咧？想一想大哥还真是没有手足之情，她都已经将自己的身价降得那么低了，才十万耶！

连十万都不请她？虽然大学四年来，她每一科考试都是让同学“罩”过的，但是她最起码、起码还吸收到一点的知识吧！这么看低她！

哼，她一定会找个好工作，然后让大哥后悔没用她这个优质美少女。

拿起了桌上的报纸，她翻开了求职栏，开始找工作……

第二章

妈咪和我说，她很倒霉的，为什么她会用“倒霉”这个形容词来形容，我其实也不懂。

她说，像她这个优质的美少女，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呢？优质美少女？嗯……妈咪一向是这么说自己的，而爸爸也总由若她去，感觉上爸爸就是太宠妈咪了，所以还让她用“优质美少女”来称呼自己。

妈咪说，她只和舅舅一个月要十万元而已，这么便宜，舅舅竟然不要请她，所以她只好认命地到了一间公司，结果遇到了很倒霉的……

几天后，在程育洁的毕业典礼之后，她终于如愿找到了一间要面试她的公司。

站在 XX 贸易公司的门口，程育洁的心开始狂跳着，如果她这聪明的优质女人找不到工作的话，会不会被人家笑？被笑？一想到这两个字她就不禁头皮发麻！程育洁一向死爱面子，最怕的事就是被人家耻笑。

鼓足了勇气，踏进这家小公司的门口，程育洁告诉自己，她一定会被录取的。

“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”一旁的柜台小姐问道。

“我……我是来面试的。”程育洁紧张地说道。

“面试？那请到这里来，麻烦你先考中文输入。”柜台小姐领着程育洁到一旁的计算机桌前，让她坐下之后，便打开了计算机的主机与屏幕。

“什么？要考中文输入？”程育洁的大脑瞬间痴呆了，她只是来应征一个小小的助理而已，竟然要考中文输入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她可是天才耶！竟然考这种小玩意儿？“是啊，我们公司规定的。”柜台小姐点头说道，顺手拉开一只抽屉。拿出了里头的一大叠履历表。“由于想进我们公司的人实在是人多了，所以我们老板说要先考中文输入。”“这样啊……”程育洁有些迟

疑。

“是的，难道程小姐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柜台小姐问道。

“没什么问题。”程育洁连忙摇了摇头。

“那可以开始了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！”程洁点了点头。

“那程小姐你在这里打计算机，我先去做自己的事了。”柜檯小姐说道。

“嗯……”程育洁硬着头皮点了点头。

“你打完就叫我。”“好的。”将手指头放在键盘上，程育洁连忙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按了键盘上的 Enter 键十分钟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十分钟一到，计算机就关机。

“打完了！”程育洁对柜台小姐说道。

“喔！”柜台小姐点点头，走到程育洁的身旁一看，眉头便紧紧皱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程育洁不解地问道。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柜台小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，看着那上头的评分，她忍不住摇了摇头。

“小姐，怎么了？是我打得太快了吗？”哼，果然！天才是不需要努力的，一努力的话，那就更厉害了，她颇为评分上的字数感到自豪与得意。

“你……你打得太快了？”柜台小姐吞了吞口水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，她实在不敢相信有人会把一分钟打一个字的中文输入速度用“太快了”三个字来形容。

“是啊！这是我最满意的速度了。”程育洁用力点了点头，嘴角还挂着大大的笑容。

“好吧！”柜台小姐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。“那程小姐你的希望待遇是多少？我等一下再告诉我们老板。”“希望待遇啊？”程育洁低头想了一下。“十万就好了，很便宜吧？”“十万？”柜台小姐扬高了声音。“小姐，你告诉我我没有听错，你要十万？”她不可思议地说道。

“怎么了？”“敝公司可能请不起你，你还是回去吧！我们老板不会用你的。”柜台小姐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我都还没有见过老板，你怎可以说你们老板不会用我？”她鼓起腮帮子说道。

“十万太贵了，我们这个职务最高只可以领到两万而已。”柜台小姐坦白扞说道。

两万？怎么这么少？程育洁从计算机桌前起身，算了！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她一定可以找得到一家愿花十万块高薪请她的人。

“那我走了，拜拜！”程育洁说完便走出了这家小公司。

牵起了停放在公司门口的机车，程育洁感到颓丧极了，为什么她这么聪明都没有人要呢？这已经是她找的第五间公司了，为什么还是没有人要用呢？为什么每个老板一听到她的希望待遇是十万之时，每个人都请她走路呢？Oh！她知道这不是她的错，只是那些老板太没有眼光而已。

骑着机车，她无聊地到处乱逛着。

突然地，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从一辆奔驰车走下来，身旁还围着一大群身穿黑色西装的人，看起来就像是公司的高级主管。

不会吧？那个从车上走下来的男人是那个她最讨厌的——种马！

啧，她还真是没看错耶，他真的是她最讨厌的男人，不过此时的他，怎么令她觉得怪怪的。

怪怪的？是啊！就是怪怪的咩！印象中的他，那张脸应该是一副极度“饥渴”的样子啊，怎么可能是像现在这般严肃呢？而且他头上还抹了一层发油，将所有的头发往后梳，看起来……嗯……看起来好精明的样子唷！

果然，还真是人要衣装、佛要金装、他这样看起来就“像个人”了！现在看起来，她还真觉得巩钰酷酷的呢！

看着一大堆的主管围绕着他。她这才想起了巩钰是‘巩氏集团’的公子。

心思全都放在巩钰的身上，程育洁没有注意到前方的马路上有一个坑洞，于是就这样，连人带车地翻倒在马路上。

“哎唷喂啊！我的妈啊……好痛啊……”她发出凄厉的杀猪声，头上戴的西瓜皮安全帽一下子滚到了路旁。

“哇呜……人家新买的衣服……”看着她新买的衣服染上了一大片污泥，她心痛死了。她在失业中，根本就没有钱，现在为了要面试而买的衣服又这么报销了，程育洁真的觉得自己“亏大了”。

由地上慢慢地爬起来，她扶起她的乌贼车，捡回了滚到一旁的安全帽。

一声凄厉的杀猪声吸引了巩钰的注意力，他顺着那震耳的猪叫声往旁一看，便看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人影连人带车地摔倒在路中间，而她白色的长裙还掀了起来，露出上头画有小猪的图样。

“好笨的女人！”一旁经理级的职员如是说道。

“是啊！怎么会这么笨……”站在一旁的人也忍不住摇头说到。

“她到底会不会骑机车啊、怎么连那么小的洞都可以摔成这样……”听到周遭的人这么形容那个骑机车的女人，巩钰觉得那个可怜的女人简直被形容成全天下最笨的女人了。

忍不住地，他的嘴角微微扬起了浅浅的笑意。

自从两个月前自学校的研究所毕业之后，家族便施以压力，要他马上接掌巩氏集团的要职。

由于他毫无任何的经验，所以比别人花更多倍的时间去学习，到现在两个月，他好不容易可以适应了。

原本他是没打算去扶起她的，但是看到她头上掉落的安全帽，他改变了主意。

“你们先进去。”转过身，他在所有高级主管的疑惑下撂下了一句话之后，走向了程育洁。

“怎么了，还好吧？”认清了她是他那个小学妹，巩钰关心地问道。

“还没死啦！”程育洁没好气地说道，要不是他的话，她又怎么可能会摔得如此的凄惨，又这么没有形象呢？所以他将过错全都推到无辜的巩钰身上。

“哦？”巩钰扬了扬眉。“原本我还打算叫救护车的，看来是不用了。”“谢谢你喔……”程育洁给了巩钰一记白眼，果然！只不过是穿著变了而已嘛，她还以为他到底是变了多少，原来他那种痞子个性还是一样，完全没有变！

“不客气。”“哼！”程育洁哼了声，然后眼角稍稍地瞄到了一旁“巩氏企业大楼”这几个烫金的大字，脑中突然生起了一个念头，紧跟着，她的嘴角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。

“你的笑容看起来有点诡异。”巩钰笑道。他记得这个学妹是没有去考研究所的，那她现在应该是就业了吧！他在心里想道。

“是有点！”“哦？该不会想动什么歪脑筋吧？难不成你又想偷看我在车子里所做的事？”“我才没有咧！”程育洁用食指戳了戳巩钰的胸膛。“我严重警告你唷，你别这么说我。”她不悦地说道。

“没有吗？”巩钰锐利的眼神紧盯着程育洁那张可爱的小脸，嘴角则是始终含着笑容。

“喂，你不要一直这么笑好不好？看起来真的好邪恶唷！”程育洁皱了皱鼻子说道。

“邪恶？难道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吗？”巩钰逗着程育洁。

“想些什么？”程育洁的眉头皱了下来，他这种人除了想一些有颜色的事以外，他真的不知道他的脑子里还会装些什么东西。

“怎么在这里？”巩钰问道。

“路过行不行？”“行！”巩钰笑着点点头。“这条路又不是我开的，你当然可以路过了。”突然地，巩钰发现了掉在地上的一张报纸，于是顺手拾了起来。“怎么？你在找工作吗？”“不行啊！”程育洁凶巴巴地说道，看他那种不怀好意的脸，说不定就是想取笑她毕业到现在两个月了，还找不到工作呢！

“我没说不行，你别动不动火气就这么大，不然会找不到男朋友的。”“我有男朋友要你管啊？鸡婆！”“是吗？”“走开啦！别挡我的路。”程育洁重新戴上了安全帽，试图发动机车，这才发现她的机车完全都不会动。

衰啊！她有生以来还没有这么衰过呢！她会这么衰的原因一定全出在巩钰的身上，每次见到他都没有好事。

“嗯？”巩钰看着她的机车抛锚，他只是耸了耸肩。

十分不愿的，程育洁将视线移到了巩钰的身上。“我的车坏了……”她嘟囔着说道，先前的气焰早已全消了。

“哦？恭喜你！”“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的车子坏了，你竟然对我说恭喜？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点良心啊？”程育洁吼道。

“不然我要怎么说？你何不教教我？”巩钰反问。

“你好歹也帮帮我吧？”“我为什么要帮你？”“你——”程育洁气极地指着巩钰的鼻子。

“我觉得自己似乎是没有那个义务，不过由于我这个人最好心了，我可以帮你打一通电话叫修车行的帮你修车。”巩钰拿出了手机。

“这还不够。”程育洁摇摇头。

“那不然呢？”“借我钱，我没有带钱要修车。”她的身上只带了一百元而已，根本就不够。

而且那还是她今天的午餐钱，她现在花光了的话，她的午餐怎么办？吸空气就够了吗？不！那干脆杀了她算了，她一顿没有吃的话，会疯掉的，而且她家里的大人要到晚上才会回到家里。

唯今之计就是和眼前这个大色胚借钱了，虽然她百般不愿，但还是得伸出她的玉手向巩钰借钱。

“没有带钱还要修车？”“是啊！我大哥只给了我一百块吃午餐而已，所以找没有钱修车。”程育洁坦白地说道。

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个小妮子还是靠家里头在养嘛！

“对了，你不是还没有找到工作吗？”巩钰突然问道。

“是啊！”程育洁点头。

“那要不要我提供你一个工作机会？”“什么工作？”一想到有工作，程育洁的眼睛都亮了起来，因为有工作就代表着有钱可以进帐。”她的口袋就可以听到麦克麦克的声音。

“你什么工作都做吗？”咦？什么工作都做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程育洁的眼神警戒了起来，他该不会是对她有什么企图吧？她知道自己美丽、聪明、可爱，她是个人见人爱的超级优质美少女，但这并不表示他可以觊觎她的美色！

看到她那副紧张的样子，巩钰便觉得十分好笑，瞧瞧！这个小妮子把心事全都写在脸上了，她的脸上就写着——他是千年大色魔，对她一定是有所企图。

其实，他也只是基于好心而已，因为“好歹”她也算是他的学妹，他不忍看她这么可怜。

“我告诉你唷，你千万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，不然我大哥会拿菜刀砍死你的。”程育洁威胁道。

“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的，基本上我对一个发育没有完全的小女孩是不会有企图。”“那就好。”程育洁放心地点了点头，但继而一想到巩钰后头紧接的话，便不悦地扬高了声音。“我哪里发育没有完全了？你倒是告诉我！”太过分了，他竟然说她发育没有完全？好歹她也是个拥有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的女人吧？竟然用“发育没有完全”这几个字来形容她？真的是太过分了！

她只是衣服穿得厚了一点，所以看不出她凹凸有致的身材，等到她一穿起紧身衣的话，那可是会令很多女人自卑的。

“我一向以为你知道自己发育没完全呢！”巩钰朗笑着，真的，和她说话真是轻松惬意。

“告诉你，我好歹也有 D 罩杯，你不要这么藐视我！”“哦？有吗？”真是看不出来，他一向以为她是“太平公主”的，没想到她竟然这么“有料”！

“当然有！不然给你看……”程育洁正想拉开衣服时，忽然才想到，她为什么要让他看？一想到此，她又连忙拉好了衣服，啧……还差一点，真的才差那么一点而已，她差一点就被巩钰给“看光”了。

“怎么，不是要给我看吗？”“才不要！我为什么要给你看！对了……你到底要让我做什么工作？”程育洁问道。

“我新买了一层大厦，正想找人打扫。”“什么？你要我这个“优质美少女”去帮你打扫？”程育洁扬高了声音，他太过分了吧！哼……她早知道他不会介绍什么好工作给她的，看吧？她的预感果然是正确的！

“优质美少女？指你吗？”巩钰有些不以为然。

“难不成是指你啊！”“这倒是。”巩钰点了点头。“怎么样，考虑得如何？”这个工作真的很烂耶……程育洁低头思考着，而且是在巩钰的家中，万一他哪一天“兽性大发”的话，那她这个小红帽岂不是要受尽摧残？到时候，她就真的太可怜了！

可怜了她这么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，在尚未绽放之前就已经枯萎凋零了。

但是……有钱耶……钱……一想到有钱、她那种恐怖的念头又全都化为乌有了。

“你一个月要给我多少钱？”程育洁有些迟疑地问道。

“你想要多少？”“十万。”程育洁小心翼翼地說道。

“十万五个月吗？”“不是，是一个月。”程育洁聲明。

“那我就請不起你了。”巩钰摇头失笑。

“啊……”程育洁有些失望，为什么每个人听到十万都觉得她很“贵”呢？其实她又不是那种存心A人家钱的人，她一定会有让他们“物超所值”的感觉。

“你找工作都是开这个价码吗？”看到程育洁这么失望，巩钰有些不忍。

“嗯……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“可是我认为很便宜……”她十分可怜地说道，那种可怜的样子，就像是被踹了许多脚的路边小野狗。

“你是不是不了解现在大学毕业生工作的行情？”“不就是这样吗？”程育洁傻呼呼地说道。

巩钰忍不住拍了拍额头，看来这个小妮子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学人家出来找工作，难怪一直没有人要录用她。

“错了，差不多你开的那个价的两折多。”“什么？”程育洁扬高了声音。

“那不就是两万多而已？”“差不多。”啊？她一向以为很多钱钱的，没想到才这样而已，难怪每个人都說請不起她，原来她真的是太贵了！

“这样啊……”“你再开这个价格的话，我想你是一辈子都找不到工作的，就算找得到的话也不是什么好工作”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程育洁問道，将安全帽放到篮子中。

“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提议？”“但是……”程育洁仍然十分犹豫。

“不要就算了，那你就继续慢慢找工作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忙。”巩钰转过身，挥了挥手。

“等……等”还是先待着好了，找到比较好的老板、比较好的工作，再用力踹开这匹臭种马。她在心里想道。

“怎么样？”“好……好啦！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

“那有没有纸？我把住址抄给你，早上八点就来清扫吧！”他拿出了放在口袋里的金笔說道。

“我没有纸耶……那张报纸刚刚沾到水也湿了。”“好吧！那只有写在你的手中了，将手伸出来。”“喔……”程育洁依言伸出了手，巩钰则是握住了她的手，然后用笔在她的手上写了一长串的住址。

好痒！这是巩钰的笔在程育洁的手掌心挥动的感觉，低下了头，她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巩钰的手指头，她没想到巩钰的手指头竟然这么修长，而且他的字迹十分端正。

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她的手腕之时，她只感觉到被他所触碰的地方“热热的”，而且还有一点“麻麻的”，她以前一直不曾这样的，但她直觉的感到今天的她怪怪的。

也许是因为他的动作吧！程育洁在心里想道。

“这里就是我的住址了。”巩钰在她的手掌心写完之后，便盖起了笔盖，看着程育洁有些痴傻地盯着自己的手心，于是便关心地问道“怎么了，我的字不清楚吗？”“没……没……很清楚了！”程育洁连忙挥了挥手，感觉她连耳根都发热了。

“怎么了，脸怎么这么红？”“没什么！对了，你家离我家很远耶……”程育洁连忙转移话题說道。

“那你可以搬过来住，那里有空房间。”程育洁吞了口口水。“搬……搬

过去？”她结结巴巴地说道，一想到不只要到巩钰住的地方工作、而且还得与他住在一起，她就忍不住结巴了起来。

“随便你，考虑看看吧！”巩钰看了下表。“我得进公司了。”他拿出了皮包，从里头掏出几张千元大钞递给程育洁。“这些钱你先收下，我会自动从你的薪水里扣的。”“喔！”程育洁接过巩钰手申的千元大钞。“那你先去上班吧，我再和我大哥商量看看。”“嗯，先走了。”在巩钰转身离去之后，程育洁又试着发动了一次车子，结果没想到又可以发动，于是便骑上机车走了。

此刻她脑中所想的是她就要住进贼窝里，她会不会被……呜……一想到有这个可能，她就忍不住想回到家里，然后抱着棉被放声大哭。

第三章

妈咪总是说，她与爸爸真正结下孽缘之时，是在她找不到工作、没有钱，所以就去帮爸爸清扫家里常个可怜的小女佣的时候。

可怜的小女佣？这我并不觉得！

困马妈咪根本就不会扫地、洗碗这些家务，如要怎么做女佣呢？我很怀疑的。

记得妈咪有一次心血来潮，想要自己动手洗一下碗，没想到那天的碗破了十几个，而她的手指头也被碎玻璃给割伤了，让爸爸心疼不已呢！

所以喽，我真的、真的是很好奇，以妈咪的家事程度来税，怎么可能去当女佣呢？在我看来，妈咪最适合的职业应该是常只小米虫才是吧？

“大哥，我找到工作了！”程育洁十分了不起地站在程毅的面前说道。

“找到了？”坦白说，程毅颇感到惊讶，没想到自己的宝贝妹妹竟然可以找得到工作，真是令他讶异极了。

他记得他这个宝贝妹妹已经失业两个多月了，纵使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，但他还是不能说出来。

“哦？找到了吗？你真的找得到十万元的工作？”他记得他妹妹开价一个月要十万。

“是啊！找到了。”程育洁双手插腰地说道。

“真的有人要花十万元请你？小妹，你该不曾跑去什么夜总会上班吧？那样的话爸妈会哭的。”程毅担心地说道。

“当然不是！”程育洁用力地摇着头。

“我应征当女佣了。”“女佣？”程毅忍不住扬高了声音。“女佣可以一个月赚十万块？怎么可能！”这任谁听到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。

“是十万块没错，不过是四个月十万块。”程育洁给了程毅一个白眼，然后解释道。

原来是四个月十万块啊，这倒是差不多，不过……程毅用怀疑的眼光扫了下站在他面前的程育洁，他怎么看她这个宝贝妹妹也不可能是个当女佣的料，坦白说他一直觉得妹妹只适合当“少奶奶”，茶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！

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其实也不能怪他，因为程育洁什么都不会，唯一

最会的就是两个字——臭屁。

“喔？现在社会很黑暗，小心被人骗了。”程毅说道。

“放心啦，那是认识的朋友。”程育洁挥了挥手。

“你认识的朋友愿意请你？”“是啊！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“但是他家离我们家太远了，所以我得考虑是否住到他家去。”“那她叫什么名字？”程毅直觉的认为那位要找程育洁当女佣的是个女的。

“巩钰。”程育洁说道。

巩玉？大概是一位小姐吧！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才是。“她一个人住吗？”“是啊！大哥你觉得如何呢？他说他那里有空房间可以让我住的。”程育洁征询程毅的意见。

“如果太远不方便的话，你就搬过去吧！你不是说那里有空房间吗？那不就没差了！”“大哥！”程育洁扬起了音调。“你放心让我和他住在一起？”她不可思议地问道。

“放心啊！只要你不占人家便宜的话，我想象你这么恶霸的人是吃不到什么亏的。”是啊，两个女的也不怕发生什么事，而且以他妹妹这种个性来看的话，只要程育洁不要去欺负人家他就偷笑了，怎么还怕妹妹会吃亏！

“你——”程育洁咬紧了下唇，用着怨恨的眼神看程毅。难道她大哥的看法也和巩钰一样，认为她是个“发育不良”的小妹妹，所以不怕她会出什么事吗？“怎么了，难道我说错了？”“是、是！你说的都是对的，我明天就搬过去，哼！”程育洁用力地踩了程毅的脚一下之后，不悦地转头离去。

而程毅则是不明所以地看着宝贝妹妹，唉！难怪人家总是说女人心难懂啊！

程育洁手中提着两袋行李，站在巩钰家中的客厅。

她的雷达眼不停地四处侦测着，她发现巩钰的家还算干净，根本没什么好清好扫的。

“嘿嘿……”看到这种情形，程育洁忍不住露出了奸笑声，那这不就代表她可以“混水摸鱼”了吗？“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吗？”巩钰拿了一罐可乐给程育洁，然后问道。

“要做些什么事？”程育洁问道。

“就打扫、维持家里的清洁就行了。”“就这样？”程育洁怀疑地问道。

“是啊！难不成还怎么样？”巩钰好笑地说道。

“那你的意思是说脏了再扫是吧？”“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！”巩钰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！那我两个星期之后再扫。”看这种干净的程度，它最少可以维持个两个星期。“我郑重地告诉你，你别在家里乱丢垃圾，制造脏乱，知道吗？”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不用天天扫了。

“你告诉我，我有没有听错？”她可是他请的女佣，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嚣张，还‘郑重’地告诉他，叫他不能在他的家中制造脏乱？“不！你没有听错。”“小姐，我是请你来打扫的。”巩钰忍不住说道。

“是啊，我知道！所以我叫你别制造脏乱，这样我就不用扫了。”程育洁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“对了，你有没有洁癖？”“没有。”巩钰摇着头。

“那就好，好了！我很累了，我要去睡了！你不可以进入我的房间，知道吗？请尊重我的隐私。”程育洁说完便将皮箱提进了房间里。

而巩钰看到程育洁这样，也只有摇头叹气的分。

两个星期过去了，巩钰发觉程育洁根本连动都不动，整天就像只专门蛀米的小米虫一样，他此刻真怀疑他四个月请她十万块，是请她来蛀米的是吗？下了班，巩钰将自己的鞋子归位，然后穿上了室内拖鞋之后，他将公文包放在沙发上。

看着客厅里的环境，巩钰忍不住摇摇头，他家的客厅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打扫、没有拖地了！

看来，程育洁是吃定了他吗？他可不是开银行的！

巩钰走到程育洁的房门前，敲了敲她的房门。

“来了！”房门迅速地被拉开，程育洁仅探出了一颗小头颅。“有事吗？”她对巩钰问道。

“我可以请问你，你何时想要打扫室内呢？”巩钰双手环在胸前，扬眉说道。

“打扫室内？”程育洁的眉头皱了起来。“家里还这么干净，为什么要扫呢？何况你不是说过你没有洁癖了吗？”“我是没有洁癖，但是你也未免太偷懒了吧？”巩钰提醒道。

“偷懒？”程育洁扬高了声音。“我这么努力，你竟然用‘偷懒’两个字来形容我？”她实在不能接受巩钰的话，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。

“我可以请问一下，你何时努力了吗？”巩钰十分怀疑。

“有啊！难道你没有看到吗？”“是没有，那请问一下。你今天做了什么事？”“我？我租了一堆小说和漫画回家。”程育洁十分坦白地说道。

“还有呢？”巩钰继续问道。

“买了一堆零食回家吃。”“没有了么？”巩钰嘲讽地说道，突然发现程育洁一直维持原来的姿势，只是将头探出门外在和他说话而已。“你怎么不把门给打开？”“不要，我为什么要打开？”程育洁警戒地说道。

“你这样说话不痛苦吗？不然你就站出来和我说话。”“我才不要！”程育洁摇了摇头。“对了，你有没有买晚餐回来？”“还没有。”巩钰真觉得他是把程育洁给供起来养了，此时他真的很后悔为什么要开口请程育洁这个懒女人来当女佣。

“为什么没有买？你想饿死我吗？”程育洁不悦地说道。

“小姐、我有义务做这种事吗？照理说似乎是应该你煮给我吃吧？”“煮多么麻烦啊，你有没有算过效益的问题，煮饭的话我还要去买菜，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？而且现在菜都这么贵，你买回来不是还比较便宜吗？而且我还不用洗碗，你要想一想喔，洗碗还得花钱买洗碗精，多么麻烦啊！”程育洁说得头头是道。

“你那是什么歪理？”巩钰觉得自己快被打败了。

“这不是歪理，这是真理耶！”“是！是……”巩钰一面叹气，一面点头。

“这不就是了吗？好啦！你快点去买饭回来给我吃啦，我快饿扁了。”程育洁挥了挥手就要关上门。

“等一下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……”巩钰连忙推开程钰洁的房门，因为用力过大的关系，所以程育洁也被推倒在地上。

“哇……你要我的命是不是？”程育洁倒在地上不悦地说道。

“对不起！”巩钰连忙弯下身扶起了程育洁，这下才发现程育洁竟然懒惰到只穿了一件十分大的T恤，那种长度竟然还直到了膝盖，他相信以她这么懒的女人来说，她衣服底下除了一件小裤裤以外一定什么都没穿。

“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”程育洁用食指戳了戳巩钰的胸膛，不悦地说道。

“没有。”“没有？那你为什么这么粗鲁？”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“还说不是？”“真的不是！”巩钰这才发现程育洁的房间乱得像什么一样，根本就不像是淑女的房间，一堆衣服到处乱丢，而床上则放着几本小说与几包拆过的零食，甚至于小衣服都被丢到床上。

“看什么看？没看过啊！”程育洁察觉到巩钰的视线扫进了她的房间内，于是连忙用自己小小的身躯企图挡住巩钰的视线。

“你……你的房间还不是普通的乱。”天，他竟然请了一位连自己的房间都整理不好的女人来当女佣？“要你管！”算了，认了！不然还能怎么样呢？就当是他的十万块让抢匪给打劫好了，就只雇用程育洁四个月就行了。

“所以叫你不要看！”程育洁气呼呼地说道。

“嗯……”巩钰点了点头。“我只是在想，照你刚才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还不如去外头吃，如此也不用在家里制造垃圾，省得你还得将垃圾拿去丢。”

“咦？你不说我还没有发现！”程育洁十分高兴地拍下拍巩钰的肩膀。“嘿！你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，这么受教，你一定会很有前途的。”“谢谢，你是不是应该要换件衣服，一起出去吃？”“是啊，那你等我哦！千万不能自己跑去吃。留下我一个人。”她叮咛道，深怕她一个转身，巩钰就抛下她一个人去吃大餐了。

“知道了。”巩钰点了点头，走出了程育洁的房间。

“嗯！”在饱餐一顿之后程育洁十分满足地拍着自己的肚子，手上拿了一杯可乐，走在巩钰的身旁。

“还要不要吃？”巩钰的手也拿了一杯可乐，对程育洁问道。

“现在还很饱，等一下再吃的话，可能要等十一点吃消夜了。”程育洁笑着说道。

“十一点吃消夜？”巩钰扬了扬眉，她这么小的个子怎么吃得下这么多的食物，真的令他讶异极了，刚才在餐厅里，他就看她一直点菜，原本他怕她吃不完，没想到她的胃就像个无底洞，甚至于到最后连他的食物，都被程育洁给吃掉了。

“是啊！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怕我吃垮你是不是？”看看他那是什么表情嘛，才吃了这么一点东西而已，一张脸就皱得像苦瓜一样，小器鬼！

“这倒不是。”巩钰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就好，人家不是说，吃饭皇帝大吗？现在我吃饱了，想睡了。”是啊，这就是她的一天，她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吃饱了就可以去睡了。

“你吃饱就想睡了？”巩钰有些不可思议，他觉得程育洁根本就像只小猪。

“是啊！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、揉了揉眼。“人家说：饱暖思淫欲，所以我现在想睡觉了。”“饱暖思淫欲”是用在这种地方吗？巩钰的眉蹙得紧紧的。“你以前的国文好不好？”他实在是很想知道。

“很好啊！全班第五的。”第五？那不就应该是很好了吗？“那我可以请问你学期成绩几分吗？”“六十分，全班倒数第五名，那四个都被国文老师给当了，哇哈哈哈哈……”巩钰忍不住拍了拍额头，原来是倒数第五名，唉！算了。

“对了，怎么住到你家这么久了，都没有看到你女朋友来看过你？”程

育洁好奇地问道：“她很忙。”“原来如此，那你不去找她吗？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

“不想去。”“为什么？难道你不想她吗？”程育洁摇头晃脑地说道，她用力吸了一口手中的可乐。“好凉……”好舒服。

“还好吧？”“真是没情没义的男人。”程育洁摇头叹气，再吸了一口可乐，发觉纸杯里已经空了，她眼巴巴地紧盯着巩钰手中的那杯可乐。

“怎么了？”看她的样子也知道是自己的喝完了，在“肖想”他手中的这一杯可乐，巩钰在心里想道。

“我的喝完了。”程育洁嘟着嘴。“我要喝你的。”“我为什么要给你？”“不给我就是小器鬼！”“是吗？那我就当个小器鬼好了。”巩钰笑道。

“讨厌，我就偏要喝！”程育洁将手中的空纸杯抛进一旁的垃圾筒里，然后开始用抢的，而巩钰则是将饮料拿得高高的。

程育洁踮起脚尖，一手拉着巩钰的衣服，一手拚命地往上挥，想构到巩钰手中的可乐，身子则是因为往前倾的关系摩擦到了巩钰的胸膛。

巩钰的脸有些不对劲。但他没有表现出来。

在她整个人直接地贴上他之时，巩钰忍不住嚙了口口水，她柔软的身子正因为她不自觉的举动而撩拨着他。

看着她红扑扑的脸蛋、俏丽的短发。玮钰的嘴角忍不住扬起了个笑容，她真的只能算个小女孩而已，这么可爱。

“不然我向你买嘛！”抢了许久都抢不到时，程育洁放弃了，她瞪着巩钰的脸说道。

“向我买，多少钱？”巩钰逗弄道。

“等一下，我看我有带多少钱……”程育洁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只米老鼠的钱包，然后有些哀怨地看了巩钰一眼之后，好不容易从里头拿出了钱，放在巩钰的手掌里。“喏，就是这个价了，快把可乐给我吧！”“这个价？”巩钰看清了手中的那枚硬币是一枚一块钱的硬币时，真是感到有些哭笑不得。

“是啊！快把可乐给交出来吧！”“看来我是遇到女土匪了。”巩钰叹了口气，将可乐递给了程育洁。

“谢了。”程育洁高兴地说道，用力地吸了口可乐，似乎忘了这杯可乐曾经被巩钰喝过，而巩钰也没有提醒她。

“我们的车子到了。”巩钰按下了车子的遥控，然后打开车门，坐进去，而程育洁也跟着拉开一旁的车门，坐了进去。

巩钰发动车子，打了排档之后，踩下油门，车子平稳地驶出停车场。

“我们明天晚上也出来吃好了。”程育洁理所当然地说道，一点都没有感觉她是来向巩钰骗吃骗喝兼骗财的。

“你今天都这么说了，为了‘维护’家中的清洁及减少家里的开支，我岂能说‘不’呢？”“那就这么决定了，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出来吃。”程育洁笑道，然后将身子靠在椅背上，没多久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而在巩钰将车子开到大厦的地下停车场时，程育洁已经睡得十分沉了。

停下车，巩钰将车子熄了火，这才发现程育洁睡得像只小猪一样，偶尔还会发出细微的打鼾声。

看着程育洁熟睡成这样，巩钰忍不住失笑。

她的短发落到一旁，脸色十分红润，就像颗小苹果一般。

望着她可爱的脸蛋许久，巩钰觉得自己有些失神，他忍不住低下头，

覆住了她柔软的唇瓣，轻轻吸吮着。

回过了神，巩钰这才发现自己对程育洁做了什么事，该死的！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他在心里不停地咒骂着自己。

手指轻抚着程育洁柔软的脸颊，他发觉自己的手竟然舍不得移开她柔嫩的肌肤，他是眷恋她的。

怎么可能？巩钰连忙收回手，感觉到自己有点不正常，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与女人接触了吧？这些日子以来，他一直在忙着公司的事，已经很久没有去找丁怡了，一定是因为如此，所以他才会对程育洁做出这种举动吧！

“起来了，到了！”巩钰对着程育洁说道，然后轻拍了拍程育洁的肩。

“嗯……”程育洁嚅唅了声，然后将头偏过一旁。又继续睡。

“你真的是比猪还懒。”巩钰发现完全叫不醒程育洁，只好拿过车钥匙，下了车，绕过一旁打开车门，将程育洁给抱了起来。

按下防盗器，巩钰抱着程育洁走进电梯，她好轻哦。“看你这么会吃，不知道到底是吃到哪里去了！”回到家里之后，巩钰便将熟睡的程育洁放在她那堆满了“杂物”的床上，他则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。

此时，巩钰对她的感情已渐渐发酵……

第四章

我问妈咪说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爸爸的呢？她总是笑得神秘兮兮的。

神秘兮兮？是啊！就是那种笑法，就像我爱看的漫画“七笑拳”里头很喜欢乱马的黑玫瑰小带刀。

她说，真正察觉到她喜欢爸爸是在一个“风雨交加”的夜里，就像电视里常在演的一样！

很复杂耶，大人的事情真的很难懂，尤其是感情的事，这是妈咪告诉我的，我现在是个小孩子，所以我很单纯，那我长大变成大人之后，会不会变得像他们一样复杂呢。

巩氏企业大楼，总裁办公室里。

巩钰手中拿着一支K金的钢笔，坐在办公桌前，心情烦躁的他，无法像平日一样埋首在成堆的文件之中，一想到他昨晚所做的事，他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着了什么魔了。

将办公椅旋转了一圈，他望着落地窗外的景物，脑中则充斥着程育洁那张可爱的小脸。

一年多前的那场舞会，他在一群女学生的包围下进入了舞会的会场，在那里他见着了与一群同学在聊天的她。

她的五官既不出色又不抢眼，但是他第一眼就注意到她。原以为她没有舞伴，所以他主动邀请她一同跳舞，没想到她只是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，然后骂了他两个字“蝴蝶”，就跑掉了。原本他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说他，但他在事后才知道‘蝴蝶’这两个字是在骂他一变态。

从那次开始之后，他就对这个小学妹很感兴趣，见着了她总是喜欢逗逗她，但他再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对她做出这么失礼的动作。

他是挺喜欢程育洁的，因为她活泼又单纯，但仅止于此啊，他不应该对她有任何“特殊”的感觉。

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巩钰真的不懂。

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“哔”的一声，打断了他所有的思绪，巩钰转过身坐回了办公桌前，按下了计算机上头的红色按钮。

“喂……”“总裁，一线有电话找您。”秘书说道。

“嗯！接进来。”巩钰淡淡地说道。

“是的。”在一阵音乐的转接声之后，电话里传来一声十分娇嗲的女人声音。

“喂，钰吗？”丁怡说道。

“我是！丁怡吗？”巩钰问道。

“是的，最近公司还忙吗？”丁怡问道。

“还好。”巩钰敷衍地回道。

“那可以陪我共进晚餐吗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。”丁怡的话语中有些指责。

“我之前很忙。”“我知道，但是现在应该比较好了吧？所有的一切也都该步上轨道了才是。”丁怡说道。

“是没错。”“那今天陪我一起用个晚餐，不为过吧？我们可是男女朋友，就算是再怎么忙也不可以这么冷落我啊……”“嗯，那我今天下班就过去吧！”也许他会程育洁有那些特殊的举动……只是很单纯地因为他很久没有抱女人的关系而已吧！

“那我等你，bye！”丁怡高兴地挂上了电话。

巩钰下了班，驱车来到丁怡家，在停好车之后，他按了丁怡的门。

“你终于来了啊！快进来吧！”丁怡开了门，高兴地对巩钰说道。

“嗯……”巩钰点了点头，走进了丁怡的屋内。

“好久不见了，有没有想我啊？”丁怡高兴地圈紧了巩钰的颈项，然后在他的脸颊上用力亲了一下。

巩钰则是搂住了丁怡的腰。“吃饱了没？”“讨厌！都说要一起共进晚餐了，你还问我吃饱了没？”丁怡有些娇嗔地说道。

“这么久不见了，你都没有主动来找我，还要我打电话找你，才请得到你，你还真是大牌！”“我不是说过我前些日子很忙吗？”“我知道。”丁怡柔软的唇瓣覆上了巩钰的唇，在他的唇上不停地吸吮着。

“讨厌！你怎么这么不专心呐……”“唔……对不起！”他连忙摇了摇头。

“算了，来尝尝我做的牛排。”丁怡伸手抱着巩钰的手臂，然后将他带到餐桌前坐下。

巩钰伸手拿起了刀叉，切着盘子里的牛排，然后很机械式的将切好的牛排送入口中。

“怎么样，好吃吗？”“很好吃。”巩钰点着头。

“讨厌，你怎么说得这么没有诚意……”“不然要怎么样才有诚意？”巩钰的嘴角勉强地扬起笑容，他连应付丁怡都觉得疲惫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。

“你说呢？”丁怡坐到巩钰的腿上，将娇躯靠向他。

“你似乎有些胖了！”巩钰笑道。她和程育洁比真的是重了一点。

“我胖了？”“是！”巩钰点点头。“你以前似乎没有那么胖的。”“哪

有……我本来就都这样了……”丁怡不悦地说道。

“嗯……”丁怡伸手开始解着他身上的衣服。“你想不想要……”她问道。

“应该是问你想不想要吧？”他的嘴角露出了邪气的笑容。

“你怎么这么讨厌，明知道人家想你！”“是吗？”“当然了……”丁怡开始帮巩钰解开他衣服的扣子，然后一双小手在他的胸膛不停抚摸着。

“我都还没有吃饱，你就想要了？”“是啊！别吃了。”丁怡低下头，在他的胸膛上不停地亲吻着。

“呵……”巩钰笑笑。

“我都二十四岁了，哪时要娶人家？我们都交往两年多了……”她伸出舌头，舔着他的乳头说道。

“我现在还不想结婚，别一直说这个话题。”巩钰蹙紧了眉说道。

“但是……”“再这样我要生气了！”巩钰的话语虽然温柔，但是眼神明显地表达出他的不悦。

“好嘛，那我不说就是了。”丁怡笑道。“走啊，我们去房间里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进房间，丁怡坐在柔软的床铺上，伸手揽住了巩钰的颈项。“吻我……”巩钰的唇吻上了丁怡的唇，然后舌头伸进去与她的相互交缠……他的手指拉开了丁怡的裙子，伸了进去。

“钰……”丁怡的眼神十分迷蒙，她的口中不停逸出呻吟。

“嗯……”“钰。我们还没有脱衣服……”丁怡断断续续地说道。

“不用了，太麻烦了！”巩钰的手在她的双腿间不停地抚弄着，手指甚至伸入她的底裤中逗弄着她的小核……“钰……”丁怡弓起了身子。

“想要了吗？”巩钰问道。

“是……”丁怡不停地喘着气。

巩钰拉下了她的底裤，然后褪下自己的裤子，扳开了她的双腿，直接挺进她的私处……“啊……”丁怡双眉轻蹙，唇间逸出了一声声的呻吟，而巩钰则不停地用力冲刺着。

激情过后，巩钰身穿睡袍，手申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站在窗前看着漆黑的夜色，脑海中惦记的全都是程育洁那张可爱的小脸。

他这么久还没有回去，她应该会担心吧？像她这么懒惰的女人，他若是没有带晚餐回去，那她是不是就没有吃晚餐？真是令人担心的一个女人。

窗外开始下着雨，原本只是一点点细雨，一下子就变得十分地大且急。

“怎么了，在想什么？”丁怡身上里着棉被下了床，走到了巩钰的身旁对他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巩钰摇着头。

“是吗？我怎么感觉你似乎十分心不在焉……”丁怡有些试探性地问道，看着窗外下的豪雨。“别回去了，雨下得那么大，留在这里过夜好了。”过夜？巩钰抽了口烟，然后徐徐地吐出白色的烟雾。

“怎么了？”丁怡再次问道，明显地察觉到巩钰有心事。

“我等一下就回去。”巩钰总感觉心中沉甸甸的。

“两下得这么大，开车很危险的，不要回去了！”丁怡劝阻着。

“现在的雨还不小，我趁现在开车回去。”巩钰转过身，然后走到床铺旁，拾起了自己的衣服穿上。

“钰……”丁怡走到他的身旁，手按着巩钰的腰。

“别说了，我先走了。”巩钰拉开丁怡的手，然后轻拍了拍她的脸颊之后，

便走出了丁怡的房间。

而丁怡则是咬紧了下唇，忿恨地坐在床上。

“死没良心的臭流氓，最好被狗给咬屁股算了！”程育洁咒骂着，可恶的流氓，下了班竟然不直接回家，还跑去溜达，最重要的是连一通电话也没有。

现在可好了，留下她一个人在家，什么都没得吃，而且现在又下了大雨，她根本就懒得出门去买。

“唉！”程育洁叹了口气，她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，再不供应她食物的话，她可能会是台湾第一个在民国八十八年饿死的人。

流氓一定很早就看她不爽了，一定是这样的，不然怎么会让她这么一个优质美少女自己一个人在家，不管她的死活呢？叹气呵……不知道冰箱还有什么可以吃的！

懒惰的她，好不容易从床上坐起来，下了床，然后趿着她新买的无尾熊拖鞋，走出了房间。

走到了厨房，程育洁打开了冰箱，发现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走到了客厅，正想唉声叹气时，便发现窗外有人影晃动。

不曾吧！难道她真的这么衰？都已经没饭吃了，还遇到小偷？真的是人影耶，而且她也听到窗户被打开的声音。

程育洁忍不住吞了口口水，连忙去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，人家不是说，现在的小偷都越来越大胆了吗？偷不到钱就想偷香！劫不到财就想劫色！

天！她妈妈为何把她生得这么美丽？她这么穷，穷得都没饭吃了，说不定比那个小偷还穷，那个小偷还会不会见色心起？不行！她绝对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！

拿着菜刀，她走近窗户旁，在窗户完全被拉开之时，她立刻大喊。“你不要动！不然休怪我的菜刀不长眼！”“小姐，请你冷静一点，我第一次当小偷。请刀下留人，别砍我！”小偷心中一紧张，双腿发软。

“你给我过来，你别有什么歹念唷，我告诉你！否则我的菜刀就要砍下去了。

”程育洁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勇敢了，竟然驯服了一名小偷。哦！她不仅兼具了美貌、才智，现在又多了一项优点。

“是……是是……”小偷忙不迭地点了点头。“小姐，我是第一次偷东西，我选在今夜，都还没有动手，就被雨水给淋了一身湿。”“你少给我废话一堆，你为什么当小偷？你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做坏事，你父母会引以为耻的。”程育洁开始训话。

“但是……但是我家已经没有钱了……”“没有钱？”程育洁瞄了小偷一眼。“看你长得还不错，有手有脚的，不会去找份好工作吗？”“但是……”“你再顶嘴我就叫警察来。”程育洁不悦地说道。

“那……那我不说了……小姐请你千万别报警。”“你没有工作是不是？是因为不去找是不是？”“不是！”小偷连忙摇了摇头。

“年轻人就要勤劳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你等一下哦……别乱跑哦，不然我就叫警察。”“好，好！我不会乱跑的，小姐你千万别报警。”“嗯。”程育洁连忙走进房间里，从她的钱包里拿了两百元：又回到了客厅。

“你吃晚餐了没？”她对小偷说道，也许可以叫小偷帮她买晚餐。

“还没……”小偷皱着脸说道。

“我也还没有吃，那你去买我的，顺便买你自己的。”“喔。”小偷点了点

头，接过了程育洁手中的两百元。

“我告诉你甭，你不要想给我卷款潜逃，你的长相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了，你敢逃跑的话，你就完了。”“是是……”“那快去吧！”

“嗯……”小偷点点头，正想爬窗子出去时，程育洁又出声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走大门？神经！”真是全天下最笨的小偷，若是她当小偷的话，一定是最聪明的小偷。“我告诉你，限时十分钟，动作快一点。”“是是！”小偷连忙从客厅的门走了出去。

巩钰拿出钥匙，打开大门，走进了客厅，在他因为担心程育洁而好不容易冒雨开车回来之时，他万万没想到她竟然与一个陌生男子坐在客厅里吃着面，而且两人还有说有笑的。

顿时，他的眼眯了起来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
“小姐……你家有人回来了……”由于小偷坐的方向是面对着门，当小偷看到开门走入的巩钰之时，连忙拍了拍程育洁的肩。

“怎么了？起乩啊？”程育洁不悦地说道，顺着小偷的方向望去，终于看到了“倦鸟知返”的巩钰。

“他是谁啊？”小偷紧张地说道。

“他是我老板。”程育洁随口说道。

“老板？”小偷不解地重复了一遍。

“我没说吗？我是他请的管家。”程育洁懒懒地说道，挟了块卤味放入口中。

“你买的还真不错，有空再帮我买一些回来给我吃。”“你……你不是这家的主人吗？”“不是啊！我何时说过这间房子是我了？”“程育洁，你可以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形吗？”巩钰冷冷地说道。

“你那是什么态度？”程育洁比巩钰还凶，她凶巴巴地说道。

“我什么态度？试问我一回到家，看到我家有个陌生男人，难道我不应该生气吗？”“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生气啊！”程育洁从沙发上起身。

“小姐，那我……”小偷害怕地说，看这家的男主人似乎不是好惹的。

“你不用怕，坐在这里好好吃，吃完再走。”程育洁对小偷说完后，便走到巩钰的面前，用手指头戳了戳他的胸膛。“你以为对我凶，我就不曾找你算帐了，是吗？”她瞪着巩钰俊逸的脸庞说道。

“你凭什么和我算帐？”巩钰的手握住程育洁的手指说道。

“凭什么？就凭你丢下我一个人在家，让我挨饿受冻，不回家也不打通电话回来，让我一个人就这么傻傻地等你的便当，你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吗？竟然让我饿肚子。”程育洁将满腹的不满全对巩钰发泄。

“我忘了打。”“你忘了打？这算是借口吗？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就直说嘛，还是你嫌我只光拿你的薪水不工作是吗？”“原来你也知道，你是只拿我给的薪水不工作啊！”巩钰嘲讽地说道。

“哼！我警告你甭，姓巩的，你别给我岔开话题！今天要不是有小偷来光顾你家的话，你以为我现在会有饭可以吃吗？我可能是民国八十八年全台湾第一个饿死的人。”她继续在巩钰的面前喷口水。

“小偷？”巩钰的眉挑了起来，视线由程育洁可爱的小脸移向坐在沙发上胆战心惊吃着面的小偷。“你别告诉我，现在在我们家吃东西的人，就是小偷？”“是啊！他就是小偷，要不是他去买东西的话，我还没有面可以吃，幸亏他很聪明，来偷了我们家。”程育洁摇头晃脑地说道。

“他是小偷？那你还叫他买东西？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？”真是粗线条的女人。

“我知道很危险啊，不过他现在不敢偷东西了，因为我刚才拿菜刀吓他，怎么样，我很了不起吧？”程育洁昂起小脸说道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巩钰抚着程育洁的头关心地问道。

“没事。”奇怪，他那是什么眼神啊？好象很担心她的样子，奇怪！她会不会是看错了？“那就好。”巩钰走到小偷面前。“你是小偷？”小偷害怕地点了点头。“先生，请你不要报警，我是第一次当小偷……先生……”“你是我见过最大胆的小偷。”巩钰的嘴角扬起了冷漠的笑意，眸子所射出的光芒却是冷冽无比的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！”“喂，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凶？我想没有人愿意当小偷的！而且你看他还买了晚餐给我吃！”看小偷这样，程育洁有些不忍心，连忙帮他说话。

“哦？你是说我应该感谢他，还买了晚餐给你是吗？”“是啊！”程育洁点点头：“他只是一时找不到工作，误入‘歧途’而已，你帮他找份工作，他就不会再当小偷了。”“我为什么要帮他找工作？我又不是在开慈善机构！”“巩钰你……”程育洁用她短短胖胖的手指指着巩钰。

“你先别急。”巩钰在小偷的对面坐下，他的手也顺势揽着程育洁的腰，将她搂在怀里。

“喂，你这个大色魔！快放开我！”程育洁不停地挣扎着。果然，她就知道巩钰‘觊觎’她的美色许久了，看吧！他今天果然对她伸出他的“魔手”了。

“你闭嘴。”“喂，你对我毛手毛脚的，我为什么还要让你凶？”“我还没和你算帐，你乖一点。”现在什么情况？明明就是这姓巩的不对，为什么她还要这么可怜地被她凶？“你是失业还是好吃懒做？”巩钰看着小偷问道。

“我……真的是失业，我找不到工作……”“你什么都做吗？”巩钰再问道。

“嗯！”小偷用力地点点头。

“那你来当我的司机，我雇用你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小偷高兴地问道。

“没错。”巩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。“明天到这里来找我。”“谢谢……”“那你吃饱了没？吃饱了可以是人了吗？”“我吃饱了！那我走了，小姐再见。”小偷说完便走了。

“喂，你还不放开我？”“现在家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可以好好说清楚了吧！”巩钰笑道。

“嘿！我发现你的笑容怪怪的，你该不会对我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吧？”巩钰的笑容让程育洁全身发毛。

“你说呢？”不会吧？他竟然没有辩解？难道他真的想染指她幼小纯真的心灵？晴天霹雳！程育洁的嘴张得大大的、眼也张得大大的，她真的是受到太大的刺激了……

第五章

妈咪总是一口咬定是爸爸先喜欢上她的，她是看爸爸没人要，太可怜了，所以才将就一下。

好假唷，我一直在怀疑为什么爸爸会娶妈咪呢？妈咪总是那么三八，已经有点年纪了，送常常装可爱，她和爸爸站在一起怎么看都怪怪的。

爸爸长得好帅耶，我们每次全家一起出去的时候，总是有许多阿姨用看鸡腿的眼神看爸爸。

而妈咪则是站在爸爸的身旁用着雷达眼电爸爸，而爸爸总是苦笑，其于我也知道原因，那就是代表着爸爸那天晚上又得抱着棉被去睡沙发了。

“喂喂！你……你那是什么意思啊？”程育洁全身发抖着。

“你是不是笨到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？”“我笨？我哪里笨了？你是不是嫉妒我的聪明才智？竟然说我笨！”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骂她笨了。

“我嫉妒你？呵……你哪一点可以值得我嫉妒的？”他嘲讽道。

“你——”“我怎么样？你难道不知道将一个小偷留在家里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吗？是你太幸运，遇到一个笨小偷，否则我想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他顺手拿起了桌上的可乐。“这是你的？”“不是！”程育洁摇了摇头。“这罐才是我的。”程育洁拿起了另一罐说道。

巩钰顺手将手中的那罐饮料丢入垃圾桶里，然后接过程育洁手中的那一罐，灌了一口。

“喂！你怎么可以喝我的可乐？还给我！”程育洁不悦地说道。

“喝都喝了，怎么还给你？”巩钰再灌一口，手捉住程育洁的下巴，然后将自己的唇印上她的。

可乐的味道渗进她的舌，程育洁的脸不争气地红了。

“喂，你竟敢占我的便宜？”“我没有！你不是说叫我还你吗？”巩钰笑道。

“姓巩的，你改名叫无赖算了。”完蛋了，她的初吻被一个千年大色胚给夺去了，一想到此，她便觉得自己委屈极了。

“无赖？”巩钰扬了扬眉。“你觉得我是无赖吗？”“是啊！竟然亲我，哼！我的初吻是要留给我老公的。”她气呼呼地说道。“看你怎么赔偿我的损失。”“你的损失？”巩钰低头思考了下。“不然我娶你好了。”“你娶我？”程育洁扬高了声音。“开什么玩笑？我为什么要嫁给你！你是一只蜜蜂耶。”“嫁我不好吗？”“当然不好了。”程育洁眼尖地发现巩钰的脖子红红的，一想也知道那绝对不会是被蚊子叮的。

不知怎地，程育洁突然觉得那抹红印刺眼极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巩钰好奇地问道，每个女人都巴望着想嫁给他，但唯独她，竟然说嫁给他不好？“我刚才就说过你是蜜蜂耶，蜜蜂的意思你懂不懂？就是四处采蜜的意思。”“先前骂我蝴蝶，现在骂我蜜蜂，挺有创意的。”巩钰说道。“难道你对我没感觉吗？”他十分认真地看着程育洁。

“感觉？”讨厌！他为什么要用这么认真的眼神看她，他不知道他那种“怪怪”的眼神会令她全身上下都不对劲吗？“是啊！”巩钰点点头。

怪怪的，真的是怪怪的。“喂！你是不是喜欢我？”她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，故意扬高了音调说道。“喜欢我的话是正常的，谁叫我妈把我生得这么美丽呢？”她这么说的话，他一定会反驳她的话，她在心里想道。

“我是喜欢你没错。”巩钰十分坦白地说道。

“啊？”程育洁有痴呆，他应该大声地说：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喜

欢你这类的话啊，他为什么说他喜欢她呢？哎唷，这一切都怪她长得太美丽了。

不过，巩钰的话，让她的心里甜甜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她就是觉得一股暖流慢慢地流窜过她的身躯。

“怎么了，受不了刺激吗？”“是啊 | 你给我的刺激真的是太大了。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呢？”“你是有女朋友的人耶！怎么可以移情别恋呢？”程育洁说道。“我才不要当坏女人咧。”“我……”“怎么说？说不出话来了吧！你们男人都见一个爱一个，这么花心。”这样的男人还想染指她这朵清纯的小花？嘿！门都没有。

“我可以保证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不会花心。”“每个人都会保证、每个人都会发誓，那些都没有用啦！如果你有心的话，根本就不用发誓和保证。”程育洁不屑地挥了挥手。

“那你想怎么样？如果我办得到的话。”巩钰说道。

“我想怎么样？”是啊！她想怎么样呢？她应该趁此良机好好 A 他一笔才是，要钻石？破掉怎么办？要洋房？她又懒得打扫，那到底要怎么办呢？

“我想不出来耶，怎么办……”程育洁苦着脸说，他真的给她出难题了。

“我今天在丁怡的床上想的都是你。”“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低级啊，竟然在别人的床上想我？太低级了！”程育洁嫌恶地道。

“程小姐……”“那好吧，等你和你前任女友分手，我们再谈！就这么决定了，我要去睡了。”程育洁挥了挥手。

“今天真是人累了，还制伏了小偷，啧！我真是一个天才：哇哈哈……”她说完便高高兴兴地站了起来，正想走进房间时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“对了，桌上的东西你也有吃，别忘了收干净，别让我明天起来看到，还得重新收拾一遍。”“知道了。”巩钰叹口气点点头。

“知道就好了，我要去睡了。”她走进房里，躺在床上，盖好了棉被。

没想到他真的喜欢她耶！她的嘴角扬了起来，奇怪！她应该为被他这个千年大色魔喜欢而感到“衰尾”啊？为什么她会有一股想笑的冲动？奇怪了，真的是太奇怪了，难不成她也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巩钰了？不可能啊……她像是那么没眼光的人吗？哎呀！真的是太复杂了，她还是拉好棉被好好睡一觉，那些事全留到明天再去烦恼吧！

“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说要分手？”丁怡难以置信地说道。

“是。”巩钰点点头，拿起桌上的咖啡啜了口，今天中午他打电话约了丁怡，在这家咖啡厅见面。

“为什么？”丁怡忿恨地说。不可能啊！巩钰不可能想与她分手的啊，她和他在一起一年多，这一年多来，巩钰虽然花心，偶尔会和其它的女人在一起，但从未和她说过要分手这件事啊！

她总是十分有自信的，以她的美貌与身材，确信她是可以击败众多对手的，她深信最终巩钰还是会回到她的身边。

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竟然想和她分手？和巩钰分手的话，那代表着什么？代表这一年多的心思她都白费了，她什么都得不到了！

“我有必要向你说原因吗？”巩钰的嘴角露出了个笑容。

他的笑容看在丁怡的眼里，残酷极了。“最起码让我知道为了什么原因，我们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”“你应该知道我从未花心思在你身上，不

是吗？”“但我在你的身上浪费了这么多的青春啊……”丁怡楚楚可怜地说道。

“这种事你情我愿！当初是你自己要与我在一起的，你又凭什么指控我浪费了你这么多的青春呢？一个愿打、一个愿挨不是吗？”巩钰说道。

“难道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否则你怎能这么残忍地做出这种事情？”“我并没有残忍，我想你只是为了我身后那笔庞大的财产不甘心吧？你的心思我比你更清楚，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，我从来就不是会被人玩弄在股掌的玩偶：我是操控玩偶的那双手。”他的话嘲讽意味浓厚。

“钰……”“别说了，我们到此为止。原本我们两个是谁也不欠谁，但你说我浪费了你一年的青春是吗？就当我用钱买你这一年的青春。”巩钰从口袋里拿出支票本，在上头签下了一个数字。“你觉得如何？不要的话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”丁怡忿恨地收下了支票。“我告诉你，我丁怡要的从没有得不到的。”“呵……是吗？”巩钰笑出了声。“我也可以告诉你，从没有人敢威胁我！”说完，他拿出钱包，从里头抽出了一张千元大钞放在桌上后，便从椅子上起身，转身离开。

“我下次再也不要和你出来了！”程育洁自专柜小姐手中拿起了纸袋，不悦地向巩钰抱怨着。

“为什么？”巩钰接过程育洁手中的纸袋，嘴角噙着笑意问道。

“你还问我为什么？”程育洁不悦地拍了巩钰的脸颊。“你难道不知道原因吗？”“是不知道。”“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你妹妹耶，还一直问我说：你哥哥有没有女朋友！”她气呼呼地说道。

“那你不是该感到骄傲才对吗？”巩钰拍了拍程育洁的脸蛋说道。

“骄傲？才不会呢！觉得和你走在一起压力好大。”程育洁摇了摇头。

“那你都是怎么样消除心中的压力？”巩钰好奇地问道。

“不一定啊，我很少有压力的。”“这倒也是：一个总是躺在床上看小说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压力呢？”巩钰坦白地说道。

“喂！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再次郑重地警告你唷，你再这样欺负我的话，别怪我在半夜爬上你的床。”她说到最后嘴角露出了邪气至极的笑容。

“半夜爬上我的床？”巩钰扬了扬眉。

“这我可是非常欢迎，这样的话，看来我得多说几句来刺激你了。”“在床上又不是只可以做那件事而已。”“那可以告诉我你想做什么事吗？”“不行！你这么急着想知道吗？”程育洁摇头晃脑地说道。

“看你这样肯定没什么好事。”巩钰摇了摇头。

“哦？既然你不想知道的话，那我就不勉强了。”程育洁耸了耸肩，与巩钰一同走出百货公司的大门。

“还想再去哪里吗？”巩钰问道。

“不用了，我的脚酸死了，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到家里躺平。”她的两条腿简直就快断了，酸痛得像什么一样。

“你是欠缺运动，整天躺在床上也不怕会变胖，你看你！小腹都快凸出来了。”巩钰瞄了瞄程育洁的小腹说道。

“喂，我是淑女耶，你怎么可以说我的小腹要凸出来了？”她恶狠狠地说道，用力地踩了巩钰的脚。

“淑女会做出这种动作吗？”“会！”程育洁双手插腰道。“你用手机 Call 小陈来接我们啦，不然我就快要崩溃了。”“好！”巩钰点了点头，然后拨了

手机。“小陈，我们现在在百货公司门口，来接我们。”他说完便切掉手机。

“脚好酸，小陈何时才会到？”“再等等吧！一下子就到了。”“哦！”程育洁无奈地点了点头，突然地，她眼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，于是她连忙躲到巩钰的身后。

“怎么了？”巩钰看着迎面而来的男人，不解地对程育洁问道。

“我老哥。”程育洁小声地在巩钰的耳畔说道。“你千万不要让我被发现了。”

“她连忙叮咛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不是应该要向你哥哥打一声招呼吗？”巩钰问道。

“照常理来说应该是如此的，但是我现在是和你站在一起耶，你代表的就是个男人，到时我老哥如果发现，一定会来个大会审的，搞不好他还会叫你娶我也说不定咧！”程育洁说道。“啊，小陈来了，我们赶快上车吧！”“嗯！”巩钰点了点头，与程育洁一同上了车。

程育洁身上穿著一件小可爱上衣，下半身则是穿了一件热裤，天呐！刚刚天气这么热，她竟然还与巩钰去逛了百货公司，逛到两腿几乎都快断了，而且还流了很多汗，所以一回家之后，她马上冲进浴室里，洗了个清凉的冷水澡。

“喂！巩钰……”程育洁将门开了一小扇，然后探出头对门外唤道。

坐在客应看电视的巩钰一听到程育洁的叫唤声，连忙走到程育洁的房门前。

“有事吗？”巩钰问道。

“有啊！当然有。”程育洁用力地点了点头。“我现在非常非常需要你。”她回道。

“快进来吧！”程育洁让巩钰进入她的房间。

“非常非常需要我？你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特殊的意味。”巩钰的嘴角露出邪气的笑容，然后抚了抚程育洁光滑的脸蛋。

“对啊！是有很深的意味。”程育洁点了点头，然后坐在床上。

“你是在邀请我上床？”“是的！”程育洁用力地点点头。

巩钰看着打扮十分清凉的程育洁，难道她是想……嗯嗯……“快一点啦，你还在发呆，这么慢的话，我就找别人了。”程育洁不悦地对巩钰说道。

“好！”没想到她竟然这么急，于是巩钰十分自动地开始解开扣子，他当然不会笨到让她去找别人。

“喂，你在做什么？”程育洁不解地问道，为什么他一听到她的话就开始脱衣服啊？他以为他的身材很好是吗？“脱衣服啊！”“你干嘛脱衣服啊，我又没有叫你脱衣服。”真是的，满脑子“黄色思想”。

程育洁忍不住摇头。

“你的意思不是叫我脱衣服吗？”巩钰觉得自己都被搞混乱，她叫他快一点，不是叫他陪她做一些“运动”吗？怎么现在又说没有叫他脱衣服？难道她不想脱衣服？“喂，所以早说你是色胚了，我都说我没有要你脱衣服了，你每次都会想歪，我的意思是叫你帮我按摩我的两条快要断掉的脚。”她给了巩钰一个白眼。

“原来如此”巩钰有些失望。

“喂，你那是什口气啊”程育洁趴在床上，两只腿不停地曲起晃动着。

“我很失望啊！”巩钰叹气地说道，坐上了床，然后按住她两只腿，开

始帮她按摩。

“好舒服……”程育洁舒服地趴在枕头上叹道。

“你不要随便发出那种声音，会让我‘克制不住’的。”他苦笑着，望着她的背部曲线，她难道不知道他现在的意志力就快要面临到崩溃的程度了吗？“我哪有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，是你自己想歪的。”她抗议道。

“对，都是我想歪的，所以请程小姐稍微配合一点。”他的手指在她的脚踝上捏着。

“就是那里，好舒服……不要停……好舒服……”他真的很有当按摩师的天分，这种不重不轻的力道真是令她想睡。

天！她以为在做什么？竟然发出那种暧昧的声音，她不知道他快要崩溃了吗？一直叫着“好舒服”、“不要停”这种字眼，再加上她身上传来的淡淡馨香，不停地刺激着他，若是等一下真的发生了什么事，那她是得负大部分责任的。

“小姐，我可以请你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吗？”巩钰挫败地问道。

“喂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我是忍不住才发出声音耶……”她抗议着。“好嘛，不出声就不拉声。”了不起她将嘴巴搥起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哼！

“我知道。”巩钰的手在她赤裸的腰际按着，程育洁则是隔着棉被发出“呜呜”的叫声。

“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”巩钰停下动作问道。

“什么事？你用嘴巴说就好了，手不要停……”一发现巩钰的手停了，她连忙又催促起他。

“小姐，你是不是在考验我的意志力？”“喂……什么意志力？”程育洁不悦地翻过身坐了起来。“你的意思是我在诱惑你是吗？”“在我看来就是如此，再这样下去，等一下出了什么事的话，你就是罪魁祸首了”巩钰笑道。

“喂，我又没有。”程育洁不平地嚷着。

“你有，只是你自己不自觉而已。”巩钰说道。

“你不要乱说唷，我可是个……”程育洁的话才说一半，便被巩钰给打断。

“淑女嘛，我知道。”“知道就好了。”程育洁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巩钰将程育洁抱在怀里。“你吃这么多，怎么还这么轻？到底吃到哪去了？”他将脸埋在她的颈项，汲取着属于她的馨香说道。

“我大哥也常常问我这个问题。嘿！你不要想偷懒，你该做的事还没做。”她提醒道。

“你是欠缺运动，才会这样。”“你够了，这句话已经说了第二遍了。”程育洁皱眉说道。

“对了，我这么帮你，我可以得到什么代价吗？”巩钰好奇地说道。“我这么做白工，我的手也是会酸的。”“看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做得到的话。不过我可先提醒你，我没有钱唷，别想压榨我那扁得不能再扁的荷包。”“我想要什么都可以？”“是啊！”“那我可以先要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

“那我要你的人！你得说到做到唷……”巩钰亲吻了下程育洁的脸庞说道。

“啊？要我的人？”程育洁的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受的惊吓真的太大了，久久都无法回过神来。

第六章

妈咪告诉我，她之所以会‘失身’给爸爸，是因为被爸爸骗了，爸爸最狡猾了，就像只奸诈的千年狐狸一般。

她还经常告诉我，男生对我说什么，千万得听完内容才可以答应，否则会落得像她一样的下场。

其实我觉得像妈咪这样也不错，人家说‘傻人有傻福’吗，她就是笨笨的，所以才不知这是她占了个大大的便宜，吃亏的人是爸爸。

可怜的爸爸，为什么要娶妈妈呢？难道是因为妈妈说的，爸爸已经上了车，得补票才行？不过电视不是常演吗？很多人都是坐霸王车的，那爸爸也可以坐霸王车啊，虽然我不知道补不补票与爸妈结婚到底有什么关系。

“不行！”程育洁连忙挥了挥手。“这是不行的！”她连忙抓起了放在一旁的棉被，将全身给包了起来。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瞧瞧她那个样子，巩钰觉得自己仿佛真成了她所说的那种千年大色魔一般。

“本来就不行了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要留给我老公的，之前被你亲的、吻的，我全都认了，但现在不行。”她摇着头。

“是吗？”程育洁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看你是对你自己的身材没自信吧？看你该凸的都凸了，只是凸错了地方，该凹的也凹了。只是凹错了地方。我要是你的话、也会像你一样的。”巩钰摇头叹气地说道。

“啥咪？你在说什么疯话？竟然这么说我？我的身材哪里不好了？”真的太过分，太看扁她了，她只是不想去选美而已，否则后冠一定是稳落在她的头上。

“实话实说。”巩钰站起身。“你累了就先睡吧，晚餐我会去买回来给你的。”他挥挥手就要走出程育洁的房间。

“等……等等……”她岂能让巩钰看扁她？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巩钰懒懒地回过头来。

这个该死的巩钰，瞧瞧他那是什么表情？就这么一副“不屑”的样子，真是令她看了就“倒弹”！

“你的意思是瞧不起我就是了？”她做出茶壶的姿势，不悦地说道。

“没有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”“你给我过来！”程育洁气呼呼地说道。

“又有什么事了吗？”“我就不信我哪里扁？你今天中午才笑过我有小腹而已，刚才又这么笑我，身为女性同胞的我，决定要你向我道歉！”“做不到！这是事实。”巩钰耸了耸肩。“除非你可以让我心服口服，这我才有可能向你道歉。”“心服口服？哼！我可以证明的，我证明给你看。”心直口快的程育洁没想到自己的话带有另一种“意思”，只是想单纯地证明她并没有像巩钰说的那么“惨”而已。

“证明？”巩钰抿着唇，尽量克制自己不要露出一点点的笑容。

“是啊！”“不用了，反正我也不想看，你自己觉得好就行了。”巩钰用着藐视的口气说道，并且挥了挥手。他知道以程育洁这种个性来看，他越不想看，她就越会缠着他，要“表现”给他看。

他像一只猫，因为他踩中了程育洁的弱点并且死咬着不放，利用这个弱点来哄骗她。

而程育洁只是只可怜至极的老鼠，被巩钰耍得团团转还没有任何自觉。

老鼠可以战胜猫吗？不可能的！

“你给我站住，你一定得给我看，我不能忍受你这么藐视我。”程育洁吼道。

“我知道你死要面子，我不会把你的缺点说出去的，人家不是说家丑不可外扬吗？现在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说出去呢？”他十分“体贴”地说道。

“你不看也不行，我‘勉强’你一定要看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笑我！”程育洁眼睛瞪得大大地道。

“不用了。”“不，一定要！你只要敢走出我的房间，你就给我试试看。”她警告。

“好吧，现在是你要求我留下的？”他扬了扬眉，表现得十分勉强及为难。

“是。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

“好吧，你要表现就快表现吧，我昨天带了一些公事回家做。”看来这个小妮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他骗了。

“嗯，我一定会要你向我道歉的。”程育洁十分有自信地说道。

“不一定，得看过才知道，不是吗？”巩钰泼了程育洁的冷水。

“哼！”程育洁脱掉了上半身的小可爱，然后还有下半身的热裤。“说！我哪里身材很差？”现在她曼妙的娇胴上只剩下贴身衣物。

“是，很好。可以了吗？我还有事。”“不行走”你少讲话来敷衍我。”那种口气和那种表情根本就是敷衍嘛，还表现得那么明显。

“小姐，那我可以请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巩钰坐在程育洁的身边，啧啧……没想到她只是衣服穿得厚而已，身材倒还真如她所说的，还不错。

“你看我这样子会有什么感觉吗？”奇怪！他刚才不是还想要吗？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难道她的身材真的很差吗？才一下子，她所有的自信就全丧失了。

“感觉？有什么感觉吗？还不是那样！”巩钰耸耸肩。

“喂，你到底是不是‘冷感’啊，看到裸身美女怎么还是这样？”一定是巩钰有病。

“我才不是冷感，我是看对象。”巩钰十分强调“对象”两个字。

“我哪里差了？”程育洁挺起“胸膛”说道。

“你没有很差，小也有小的美丽。”巩钰说出违心之论。

“你真的太过分了！”程育洁忍不住将巩钰扑倒在床上，不停地捶打着胸膛。

巩钰立即翻过了身，将程育洁给反压在床上，他轻轻地压住她，不停地轻吻着她的脸颊。

“喂喂……”“嗯？”巩钰单手扣住她的两只手，然后唇吻上了她红艳的唇，并且强势的撬开她的唇瓣，探进她的口中。

程育洁则是被动地承受巩钰对她所做的一切。

巩钰的手开始在她的身上不停地抚摸，由她丰满的胸部到她光滑的大腿。“刚刚的话全都是骗你的。”他的唇含住了她的耳垂，在她的耳垂轻轻吹气说道。

“骗我？”程育洁的神智已经有些迷乱。

“是啊！”巩钰点了点头，用舌尖逗弄着她的耳后。

“好痒……”程育洁不停地格格笑。

“那不要亲这里好吗？我亲别的地方？”巩钰哄道。

“好。”程育洁傻傻地点了点头。

他的唇由她的颈项一直蜿蜒而下，灵活的手指也悄悄地抚过她的后背，解开了她内衣的钩子。

丰盈的胸脯立刻呈现在巩钰的面前，她那最顶点的嫣红，令巩钰的双眼黝黑了起来。

他伸出食指在顶点上轻描。程育洁的全身立即轻颤了下。

巩钰用手掌摩挲着她的柔软，程育洁则是逸出了呻吟声。

“巩钰……”“乖……你是最乖、最美丽的女人……”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，唇也覆上了她的蓓蕾，然后轻柔地逗弄、吸吮着。

他有时轻柔、有时狂野的吸吮，让程育洁的身子弓了起来，她的双眼微眯，脑中的意识早已远离。

他的手指握住了她另一只丰盈，然后用拇指逗弄着……“别这样……”“嗯？”巩钰的手一直往下移着，手探入她的两腿间，不停地摩擦着……“不要……”程育洁全身头抖着，下体传来一阵障的热流，流窜过她的四肢，她紧张地夹紧自己的双腿。

“放轻松一点。”巩钰诱哄着，中指隔着底裤轻按着她的凹处。

“别这样……”她不停地摆动着身躯。

巩钰的手伸入她的底裤里，放肆地掠夺着属于她的一切美丽。

他的手指抚着她柔嫩的花瓣，然后用他的中指轻轻地按着。

“啊……”“这不会痛的，习惯了就不会……”他的手指仍不停地动着，最后他的手指挤入她紧室的私处。

“痛……”程育洁难受得全身痉挛，她的唇间不停地逸出呻吟。

“这样可以吗？”他的手指在里头轻轻地戳刺着，眼神注视着她布满红潮的脸颊。

“不……”“是吗？”巩钰略微起身，然后褪下了自己的衣服，赤裸地叠上了她。

温热的肌肤相贴，让程育洁轻轻扭动身躯。

巩钰伸手拉下最后一件防护，然后将她的双腿拉开、曲起。

“这里……”他用拇指轻轻刺激她的小穴。

“巩钰……”“乖……”巩钰的手握住了自己的坚挺，然后抵住她的小穴。

“巩钰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他的坚挺抵住了她，让程育洁有些不自在。

“怎么？”巩钰稍稍往前推进了一些，程育洁则因为他的动作而痛呼出声。

“痛？”“有点……”“那你就忍着，我会轻一点的。”巩钰抚着程育洁的脸颊说道。

“我……啊……”程育洁才说了一个字，便痛呼了声。

巩钰用力地挺入了她的私处，然后开始规律地抽送着。

“啊……痛……”她的下体忍不住地痉挛着，口中则不停地逸出了破碎的呻吟声。

“忍着点！”巩钰的手托住了她的臀部，然后不停地用力撞击着自己的坚挺。

程育洁只是眯着眼，不停地呻吟……巩钰在程育洁的体内释放所有的欲望之时，程育洁娇小的身子轻颤了下，只感受到一股热流由他的坚挺注入了她的体内……被骗了！

她这么一个天才的优质美少女竟然被一只大色狼给骗得失身了。

程育洁气恼地看着在床上睡得十分熟的巩钰，但事情发生都发生了，她还能怎么样？认命吗？不行！她岂可以这么简单地向命运低头，她得向巩钰索取一点点小小的代价才行，怎可以这么白白地就让他占了便宜！

“喂……”程育洁一手捏着巩钰的脸颊，另一手则拍打着另一边的脸颊。

“嗯……早……”巩钰缓缓张开了眼，看见了程育洁。“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昨天砸得不舒服吗？”他顺手将程育洁搂进怀里，然后在她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。

“我睡得很好。”该死的臭巩钰，竟然还装笨！

“那就好，现在几点了？”巩钰对程育洁问道。

“七点半。”程育洁回答道。

“还早，陪我再睡一个小时。”“不要，你给我起来！”程育洁捏着巩钰的手臂说道。

“小姐，你有暴力倾向唷……”巩钰皱着眉说道。

“喂，你对昨夜的事想怎么交代？”她用食指戳着他的胸膛。

“那你想要我给你什么样的交代？”巩钰笑着反问，在她的胸前吻了下，将她搂在怀里的感觉真好。

“喂，我告诉你唷！我不会像其它的女人一样，吃了亏就将所有的委屈往自己肚里吞，你一定得给我贪起责任来。”是啊，像他这种不要脸又好色的男人，说不定等一下就马上“落跑”了。

“那你要我怎么负起责任，你说！”他的手抚着她的圆润“感受着手掌下的柔软。”

“我在和你说话，你不要这么毛手毛脚的。”程育洁拍着巩钰的手，他这样她要怎样和他谈事情呢？“喔，好吧！那我不动总行了吧？”“这还差不多。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“我告诉你唷，我要你娶我喔，因为你占了我未来老公的便宜了。”“娶你？”巩钰扬了扬眉，然后嘴角扬起了笑意。

“是啊，我知道你一定不要的，你们男人最没有良心了，真是太过分了……”程育洁开始念出一大串。

“我又没说我不娶你。”“啊？”程育洁有瞬间的痴呆。“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娶我？”“是的，没错！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巩钰点点头。

奇怪，怎么和她想象的都不同听？唉！算了，太复杂了！反正他要负起责任就好了，管他的回答多么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

“好吧！好吧！看你这么可怜的样子，我就“勉强”嫁给你好了，免得以后有可怜的妇女同胞要受到你的荼毒与摧残。”她一副“我不入地狱、谁入地狱”的样子，完全忘了她刚才还吵着要巩钰“负起责任”。

“那真是谢谢你了。”“嗯，知道感激就好了！”程育洁的手拍拍巩钰的头。

“我都答应娶你了，你可以再陪我睡一下吗？”巩钰问道。

“你等一下……”程育洁裹着棉被，然后打开抽屉，好不容易找到了纸笔，她拿了纸笔，走到巩钰的面前。“口说无凭，你写个字据吧！”哼哼！她可不是个笨蛋，才不曾这么简单地就被骗了。

“要我怎么写？”巩钰接过纸笔问道。

“你不会写吗？”“我不会。”“那我念一个字，你写一个字。”程育洁说道。

“嗯！”巩钰点了点头。

“我一巩钰若是没有娶程育洁为妻的话，那所有的财产就归程育洁所有，然后还得去医院做阉割手术。”程育洁念道。

“等等……”巩钰照着程育洁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了下来，但在听到“阉割手术”时，连忙出了声。

“什么事？”程育洁不解地看着巩钰。“怎么了？我念得这么清楚，你怎么还有问题？是哪个字不会写吗？不会的话我允许你写注音就行了。”“不是，我每个字都会写。”“那这样的话，你还会有什么问题？”“为什么要做‘阉割手术’”将所有的财产给程育洁那是不打紧，但是他很不解那和动阉割手术有什么关系。

“这是让你会怕，知道吗？反正你只要没有违反约定的话，你管它上头写什么？”程育洁挥了挥手。“写好了没？写好了赶快画押吧！”还画押？她当他是受刑的犯人吗？还得画押？巩钰摇了摇头，照程育洁所说的话，在那上头签上自己的大名。

“很好。”程育洁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将那张纸收了起来。

“那程小姐，你可以陪我一起睡了吗？”“这当然可以。”巩钰按着程育洁，又好好地睡了个回笼觉。

巩氏集团的总裁巩钰要娶一个没名无姓的女人为妻的消息，迅速地在各大、报章杂志披露。

原本每个人都在猜想巩钰要娶的应该是个十分美丽的女人，但没想到却偷拍出一张照片——巩钰与程育洁在餐厅里吃饭被拍到的，而程育洁又很出锋头，在发现有人偷拍她与巩钰时，还对相机比了个胜利的V字形手势。这张照片曝光之后，跌破了大家眼镜。

她只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人而已，竟然能捉得住花心大少的心？真是令人百思不解。

嫉妒红了丁怡的眼，在看到报纸上的照片时，她忿怒地将报纸揉成一团，然后丢入了垃圾桶里。

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巩钰要娶的人竟然是程育洁？该死的！巩钰竟然会看上那个貌不出众的女人，她也认识程育洁，在学生时期，丁怡便发现巩钰对程育洁出奇地温柔，对她十分溺爱，程育洁就算是当着巩钰的面前骂他，他也不会生气，顶多只是说话来逗逗她、调侃她而已。

她原以为这没什么的，因为程育洁根本与巩钰喜欢的女人类型划不上等号。

没想到……现在巩钰竟然会想娶她？“该死的！”丁怡忿忿地说道，她早该防备程育洁了，她早该察觉巩钰的眼神常不由自主地跟在程育洁的身后转了。

她真的是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。

“没想到巩钰竟然会想娶那个程育洁！”不行，她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她要好好想个办法的。

巩钰是她的，没有人可以抢得走！

“约我出来有什么事？”巩钰看着坐在对面的丁怡，冷淡地问道。

“约你？当然是人家想你嘛！”丁怡特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在巩钰的面前搔首弄姿。

“想我？不用了吧！也许你应该将心思放在别人的身上才是，因为我要结婚了巩钰坦白地说道。

“我知道你要结婚了，每份报纸都有写。”“喔？”巩钰扬了扬眉。“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”“钰，难道你不想再要我了吗？”丁怡的手握住了巩钰的手，不停地对巩钰抛媚眼。

“我？呵……”巩钰的嘴角露出了个笑容，他摇了摇头。“我只要育洁一个人而已。”“她究竟哪点比我好？”丁怡不平地问道。

“她好不好由我来决定，我觉得她每一点都比你好。而且我爱她，我相信这点你就比不过了”巩钰残酷地说道。

“钰，我和你在一起一年多了，她只是个小鬼而已，你这一年多从来没有对我说过[爱]这个字啊……”丁怡说道。

“那代表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代表我根本不爱你。”“就算我这么求你，你仍这么对我？”丁怡扬高了声音。

“求我没有用的，你知道我的个性。”巩钰冰冷地说道。

“好！还记得我上次说的吗？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！”丁怡再度放下狠话，反正她什么都没有，她也不会在乎了。

“呵……我会把你的话记在心里的。”丁怡忿恨地从椅子上起身，离开了咖啡厅。

巩钰根本没将丁怡的话放在心上，他现在一颗心全锁在程育洁那儿，而且他认为丁怡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。

第七章

找老公要找老实型的，而且不曾和人家于生什么桃色纠纷的这种型的男人最适合当老公了，这是妈咪常告诉我的话。

因为妈咪说：你爸爸就是因为太有本钱了，长得帅：家里又有钱，所以以前才会交了这么多女朋友，真是太没有贞操观念了，害她衰得像什么一样。

昨天，妈咪也是说了这句话，而且还是当着爸爸的面说的，但爸爸只是一直哄妈咪，哄到妈咪不生气、不抱怨为止。

我告诉爸爸，叫爸爸别理妈咪了，每次都这么哄她……会宠坏她的。而且说真的：爸爸也没有对我这么好，只有对妈咪才百依百顺的。但爸爸只是对我笑了一下，说他若是不这么依妈咪的话，那可能等一下妈咪就会“包袱款款”、“离家出走”去了！

巩家大宅。

“喂，你爸妈会不会很凶啊？”程育洁下了巩钰的奔驰车，今天她是被巩钰带来“拜见公婆”的。

一想到巩钰的父母有可能是那种很严肃的人，她就全身发软。

“不会！你放心好了。”巩钰笑着说道。

“算了！我们还是回去好了，我没做好心理准备。”程育洁挥了挥手。然后又打开车门，窝进车子里之后，马上关上车门。

“不行，都来了还回去？”巩钰扬了扬眉。“你快出来。”“不要！”程育洁全身发抖，她对巩钰挥了挥手。

“快出来。”巩钰再对程育洁招了招手。

“不要。”程育洁又用力地摇了摇头。

“那我要把你给扛出来。”“不要，我不会出去的。”基本上她是“恶人无胆”。

巩钰摇了摇头，拉开了车门，真的弯下身将程育洁给扛了出来。

“放开我啦……我穿套装耶，我的小裤裤会露出来啦！”这个死没良心的巩钰，竟然将她给扛在肩上，然后就这么大步地往他家的大宅子走。

“我会帮你遮住的。”巩钰伸出一手盖住她的臀部，以免他未来的老婆“春光外泄”。

“讨厌，你不要乱摸啦！”说什么帮她遮住，明明就是想乘机乱摸啦，这个千年大色胚。

“你全身该摸的我早就全摸过了好不好？”巩钰无奈地说道。

“放开我啦！很难看耶……”“谁叫你不自己走进去。”走进了客廳，巩钰看着坐在客廳沙发上的巩氏夫妻。“爸、妈！我带育洁来看你们。”坐在沙发上的巩父拿起了茶，啜了口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巩钰扛的人。“这样将人扛进来成什么体统！”他不悦地说道。

“是啊，多么难看啊！”巩母也皱眉说道。

“看吧，都是你害惨我了。”她用力地捏了巩钰的背后一下说道。

巩钰小心地将程育洁放下来，让程育洁站在地上。

“你这个讨厌鬼。”程育洁又用力地捏了巩钰一下，巩钰只是扬了扬眉。

“这位是程小姐吗？”巩父说道。

“对啊，我是程育洁。”程育洁抬起头说道。

“程小姐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适合巩钰，因为你太孩子气了。”巩父开门见山地说道。

“我不适合巩钰？”程育洁喃喃地念道。

“是啊，而且还配不上巩钰。”巩母插着话。

“我还配不上巩钰？”程育洁扬高了声音，两只眼眯了起来，她看了巩钰一眼后，然后将视线看着两者。

“是的。”“去你的！”程育洁忍不住发飙了。“是巩钰来求我，我才答应他的求婚。”她最受不了人家贬低她。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搞清楚状况，是巩钰来[求我]的。”她用力地踩了巩钰的脚。“巩钰，你告诉他们。”程育洁粗鲁的举动让两老看得傻眼，他们没想到程育洁竟然是这么凶的女人。“是我求育洁嫁给我的。”巩钰说道。

“听到了吧？听到了吧？”程育洁皱了皱小鼻子，十分了不起地说道。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搞清楚状况。”“程小姐，但是你的举止太粗俗了，我们可

是大户人家。” 巩母不悦地说道。

“大户人家又怎么样？了不起是不是？很好，我帮你们拍拍手。” 程育洁气极了，搞什么东西嘛，要不是巩钰强带她来，她现在可是躺在床上看小说、吃零食，而不是在这里受这些鸟气。“ 巩钰；我告诉你！我现在不嫁给你了；我也不要你负责，搞什么嘛！” 说完她又用力地捏了巩钰一下。“ 从今天开始，你走你的阳关道、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你只要敢再来找我的话，我就叫我哥砍死你，哼！” “ 育洁…… ” 巩钰的脸色难看了起来，他用指责的目光看着两者。“ 你们害惨我了。” “ 干么啦？欠扁是吗？拿五千给我。” 程育洁突然伸出手对巩钰说道。

“做什么？” 巩钰不解地问道。

“叫你拿出来就拿出来，还啰嗦什么？” 巩钰叹口气，拿出皮夹，从里头取出了五千元给程育洁。

程育洁收下了钱。“ 很好，我告诉你！我要自己坐出租车回去了，你爸妈你自己搞定，我不嫁给你了，你跪下来求我也没用！” 说完，她挥了挥手，转身使走出巩家的客厅。

“你们真的是害惨我了，育洁很生气。” 巩钰坐在沙发上，对着两老不悦地说道。

“钰，你真的打算娶她吗？” 巩母问道。

“是啊，不过现在娶不成了，你们的媳妇跑掉了。” 巩钰叹着气。

“她似乎…… ” “ 她就是这种个性，将所有的心事写在脸上。” 巩钰笑着说道。

“她很特别。” 巩父笑着说道。“ 她就是你去年去参加舞会，回来时偶尔提起的那个学妹是吗？” “ 是啊，不过现在跑了。” 巩钰摇了摇头。“ 看来我现在得回去安抚她的情绪了，否则她一气之下跑掉的话，我就惨了。” 他从沙发上起身。“ 对了，你们下一次别这么欺负她了，她会记恨的。” “ 啊？被发现了啊？” 巩母也笑了。“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欺负她？” “ 因为你们太明显了，平常一直催著我结婚，现在我把人带回来了，你们又这么对她说，不过我想，你们肯定没有料到她是这么‘ 恰北北 ’ 的女人吧？” 他朗笑道。

“我们是没料到，你的品味与众不同。” 巩父说道。

“是有点。我先走了。” 巩钰挥了挥手，转身离去。

搞什么嘛！让她受了一肚子鸟气！程育洁回到家之后，马上从衣橱里拿出了她的睡衣，准备洗掉一身的秽气之后就去睡觉。

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啊，以为他们家巩钰很多人要是不是？哼！她就偏不要！有钱有什么了不起？她也有啊，只是暂时全都寄放在巩钰那里而已，得等她做完四个月的可怜小女佣才可以拿得到。

走进了浴室，程育洁褪下了衣服，然后在身上抹着浴沐乳。

叩叩…… “ 育洁你在吗？” 敲门声传了进来。

“做什么啦？老娘没空啦 | 现在在洗澡，我警告你，你现在最好给我滚蛋，否则我等一下拿菜刀砍你。” 听到巩钰的声音，她就想到刚才在巩钰家所受的鸟气，于是便将所有的气往无辜的巩钰身上出。

“育洁、你在生气吗？” “ 废话，如果是你，你不气吗？” “ 别气。” 巩钰连忙说道。

“哼”我告诉你！姓巩的，我已经改变主意，不要嫁给你了，你明天马上把我两个月的薪水给我，我要回家去了。” 巩钰转动了程育洁的房门，发现

房间并没有锁上，于是便开门走入。“育洁……”他走进了浴室里。“喂！你这个大色狼，竟然走进来，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”程育洁惊叫了一声，然后骂道。

“育洁，冷静一点。”“你给我出去，我要洗澡啦！”“那我帮你消消气如何？”巩钰嘴角扬起了邪气的笑容，然后看着程育洁赤裸的身躯说道。

“我才不要。”看他那个样子，想也知道他又想做什么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代我父母向你道歉。”“来不及了，本小姐已经不屑要了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要用水喷你了呵”她威吓道。

巩钰半手搂住她；然后一手接过了她手中的莲蓬头。“别生气了？嗯？”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。

“我告诉你，用美男计没用的！而且你要搞清楚，你可是个老男人，比我大那么多岁。”“是吗？”巩钰在手中倒了许多的沐浴乳，大手开始在她的身上游走着。

“巩钰，你给我滚出去……”“反正这间小浴室可以挤得下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一起洗吧！”他邪气地对程育洁说道。

“我自己洗就行了，不用你鸡婆。”瞧他现在在做什么？分明又找到机会吃她的嫩豆腐了嘛。

“但是我已经决定了。”他的一手罩住了她的浑圆，另一手一直往下探着。

“放开我啦！”她无力地挣扎着。

巩钰的脸抵住了她的颈项，手仍不停地游移着……“这里……”他的手探到了她的双腿间，然后在她的私处摩擦……“啊……不……”她喘着气，握住了巩钰的手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在她耳畔吹着气说道。

“不……”“没关系的。”他的手停了下来，然后抽空褪去了自己一身的累赘，直到他赤裸地面对着她。“我也要洗，洗好之后一起去睡觉。”“我不要和你一起洗……”程育洁发出微弱的抗议。

巩钰在听到她的抗议之后，眉扬了起来，一手圈住了程育洁的腰，然后一手移到她的腿间用力地刺了下……“啊……”程育洁惊呼了声。

“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洗？”他的手不停地捻弄着，令程育洁娇喘连连。

“不……你出去，……”“是吗？”巩钰的手仍一直动着。

“不要……不要了……好……一起……一起……”她不停地喘着气，然后口中逸出了破碎的呻吟声。

“这是你自己说的？”“嗯……别这样了……”她不停地摇着头。

“那要不要嫁给我？”巩钰再问道。

“不……”“是吗？这么坚持？”程育洁点着头。

巩钰笑着摇了摇头，然后在自己的身上抹了沐浴乳，洗净了自己的身体之后，拿着莲蓬头冲去了他俩身上的泡沫，抱着程育洁走出了浴室。

“钰……”程育洁眯着眼看着巩钰。

“嗯？”巩钰将程育洁翻过身，然后让她的臀部抬高，手肘靠着柔软的床铺。

“你……你要……”程育洁有些害怕地问道。

“呵……”巩钰笑了声，然后眼神注视她的花瓣，拇指按了上去。

“唔……巩钰……”巩钰的手扣住了她的腰际，一个挺身，将自己的坚挺挤入了她的小穴里。

“啊……”程育洁呻吟了声，然后随着他的动作不停地律动着。

巩钰一手按着她的臀部，半强迫她跟随着他的律动，扭动她的臀，然后一手绕过她的腋下揉捏着她的胸脯。

“够……够了……”她大口喘着气，他每次的推进都深深地贯穿她的深处，令她忍不住因为快感而全身颤抖着。

而巩钰仍是不停地用力撞击着她的小穴……“你翻过身！”巩钰略微退出，然后让她平躺在床上，手则是扳开了她的双腿，然后再置身于她的两腿间，用力地冲刺着，直至他的欲望达到了临界点，一次爆发出来……结果程育洁还是答应要嫁给巩钰了，因为巩钰的父母在隔日中午趁着巩钰去上班时，就来访了，并且和程育洁道了歉，说他们两老只是在和她开开玩笑而已，并没有任何的恶意。

“哎！我怎么这么善良呢？”程育洁手中提个塑膠袋，再度为自己的美貌与善良叹息。

今天，她房间里的小说已经全都看完，零食也吃光了，在迫于无奈之下，她出了门。

慢吞吞地走着，她没注意一直跟在她身旁的人。

“小姐！”一个戴着黑墨镜的人对程育洁叫道。

“啊？你在叫我吗？”程育洁懒懒地转头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“有什么事吗？”程育洁呆呆地问道。

“请问你是不是程育洁？”对方说道。

“程育洁？是啊！我是程育洁。”“那可以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吗？”“走一趟？我为什么要和你们走一趟？”程育洁扬了扬眉问道。

“有人想见你。”他答道。

“想见我，我就要去让他见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是这么没身价的人吗？想见我的话，叫他先打电话预约吧！”一定又是觊觎她美貌已久的人来邀她共进晚餐了，不过她怎么可以这么简单地就答应了呢？更何况她都已经要嫁给巩钰了，她就不能答应其它男人的邀约了。

“你想我们需要打电话预约吗？”对方掏出一把枪，抵住了程育洁的腰。

“咦，你拿什么东西抵着我的腰？”程育洁不解地问道。

“枪。”“枪？”程育洁张大了眼。“是真的枪吗？”“是啊！”对方点了点头。

“那可不可以借我看？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过真枪耶！”程育洁兴奋地对他说。

“这个……”对方有些迟疑。

“好嘛，借我看啦！”“还是不行！”“小器鬼。”程育洁不悦地说道。

“小姐，你的话真的太多了，也许我真应该在你的腹部开一个洞，你才愿意跟我走是吗？”“开洞？”程育洁惊叫了声。“不要啦！先生，不要使用暴力，你还有大好的前途耶，这样在我的腹部开一个洞的话，很痛耶……”她连忙挥了挥手拒绝他的提议。

“那你就乖乖的。”“好啦，我乖乖的，我不和你借看就是了。”程育洁无奈地说道，跟着他坐上了一旁的黑色轿车。

第八章

离家出走？我觉得这只是妈咪在吓爸爸而已。

因为以妈妈笨笨的脑袋，也想不出什么地方可以收留她的，唯一的地方也只有外公、外婆家而已。

但是爸爸就说妈咪真的离家出走过，而且还是在一次绑架事件当天，妈咪离家出走了，原因是因为绑架她的人是爸爸以前的女朋友，所以她非常生气。

于是经过那一次之后，爸爸只要一听到妈咪要离家出走，就连忙安抚她，深怕一个不小心，妈咪又生气了……

黑漆漆的破木屋里，充斥着一股霉味，程育洁双手被绑，眼睛被蒙起来，被推入了这间屋子里。

“哇！好臭！”她忍不住摇头说道，虽然不明白她被带到的是什么地方，但光是闻那种味道，也知道这个地方应该很久没有人住了。

“是吗？”坐在椅子上的丁怡说道。

“你……”好熟的声音，她似乎在哪里听过。程育洁皱眉想道。

“小姐，我的事情应该做完了吧？”将程育洁带来的人对丁怡说道。

“很好，这是一百万的支票。”丁怡拿出一张一百万的支票递给对方，对方收了钱之后，便离开了。

“哼！你终于落在我手里了！”丁怡露出了冷笑，然后得意地对程育洁说道。

“借问一下，我有没有欠过你钱？”“没有。”丁怡愣了一下，不解程育洁为何会这么问，但她还是回答了程育洁的话。

“那我想我应该没有犯到你吧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程育洁说道。

“你？呵……”丁怡发出刺耳的声音，开始笑着。

“小姐，请你克制一点好吗？”难不成这个女人是嫉妒她的美丽？但她长得美丽也不是她的错啊，要找也应该找她父母才对。

“因为犯到我的人是巩钰。”“巩钰？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”她不解地问道。

“因为他要娶你。所以才会和我分手的。”她忿恨地说道。

“咦？”程育洁扬高了声音。“我知道你是谁了”你是丁怡！既然让我知道了，你也不用蒙住我的眼睛了。”“呵……竟然被你猜对，那也没有再蒙住你眼睛的必要了。”丁怡解开了蒙住程育洁眼瞎的布条，然后打开了灯。

“喂，我是无辜的耶，要找你也应该找巩钰才对啊？”开什么玩笑，她这么无辜，丁怡应该要找巩钰报仇才是啊。

为什么有些女人就是这么傻呢？男人的心已经不在她身上了，为什么她还想去挽回那个男人的心，甚至去伤害另一个无辜的人？一想到此，程育洁忍不住为丁怡的所作所为叹气。

“我只要把你解决了，巩钰还是会回到我身旁的。”“丁怡，你不要这么傻，巩钰若是真的爱你的话，又怎么会喜欢我？甚至要娶我？”她就事论事地说道。

程育洁的话，听在丁怡的耳中不但没有安慰的意思，反而刺耳极了，她忍不住用力甩了程育洁一巴掌。

“好痛！”“呵……”丁怡大笑着。

“你这个神经病、不可理喻的臭女人，你还真是恶劣到了极点。”程育洁忍不住骂出一段很长的字句。

突然地，一个声音打断了两人的交谈。

“铃……铃……”是程育洁手机的声音。

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丁怡眯着眼问道。

“大哥大啦，小姐！你不会连大哥大都不知道吧？”她奚落道。

“谁打来的？”“巩钰。”程育洁答道。

“你的手机放在哪里？”“我的袋子里。”丁怡从袋子里拿出程育洁的手机，然后按下按钮。“你和他说话！”她将手机靠在程育洁的脸颊旁说道。

“喂……”程育洁有些无力地应了声。

“育洁吗？你怎么还不回家？”巩钰说道。

“哦……我被人绑架了！”程育洁看了丁怡一眼，才缓缓地说道。

“绑架？你开玩笑的吗？”“我不觉得我在开玩笑，我是用很严肃的态度和你说这件事的。”程育洁不悦地说道。

“被谁？”巩钰紧强地说道。

“丁怡。”“丁怡？”“是啊！她说只要干掉我，让我隔屁升天，你就会娶她了。”她叹了口气。“为什么你要这么花心，搞成现在这样呢？”“你有没有怎么样？”巩钰连忙问道“目前为止还没有，只是挨了一巴掌而已，不会死人的。”她懒懒地说道。“不是叫你把事情解决好吗？弄到现在，我都还莫名其妙地被打，告诉你唷！姓巩的，我会把这笔帐全都算到你头上的。”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“我怎么知道我在哪里？”“丁怡在那里吗？你叫她听电话。”巩钰焦急地说道，而他那个即将成为他老婆的女人竟然一点也不害怕！

“巩钰找你。”“喂……”丁怡用娇柔万分的嗓音说道。

“丁怡，你放了育洁！”巩钰冰冷地说道。

“呵……放了她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花了大笔的钱才要人把她弄来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放了她呢？”“你想怎么样？”“钰，冷静一点！我可从没有看你这么紧张过，冷静一点，这才适合你口麻……”她不停地笑着讽刺他。

“你想要多少钱，开个价吧！”巩钰一直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。

“你知道吗？你这种在意程育洁的态度让我很不高兴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在意她？我就是讨厌你这样。”她一个字一个字缓缓地说道。

“你想做什么冲着我来就行了，别扯上她。”“我知道，因为她是你的宝嘛，有了她就可以控制你了。”她像是握住了巩钰的痛处一般，死咬着不放。

“我不许你做出任何伤害她的事。”“是啊？那你倒可以看看，等你见着她，她会变成怎么样！”丁怡伸手拢了拢大波浪的长发说道。

“我警告你，你最好不要做出什么事来”他冷冽地说道。

“我还记得你说你喜欢的是长头发的女人，看看她！哪一点符合你的条件？”丁怡嚷着。

“她是全都没有。”突然地，巩钰笑了。

“你……怎么了？”丁怡觉得巩钰的态度变了，于是小心地问道。

“我？唉！”巩钰叹了口气。

“钰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叹气了？”丁怡不解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程育洁到底有什么好？现在想一想，我为什么那么执着呢？”巩钰决定以退为进，出险招救人。

“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坦白说，她——我也玩腻了，失去新鲜感之后，也就什么都没有了；就如同你所说的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奶娃有什么好的？怎么比得上你！和你在一起有乐趣多了。”他笑道。

“真……真的吗？”丁怡欣喜地说道。

“是啊！她我也玩过了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我只是比较爱尝鲜而已，以她这么没有经验的小处女来说，还要“边做边教”，啧啧……还真是累啊！”他用不屑的口气说道。

“那……”那你为什么要娶她？而且之前还这么对我说？”丁怡仍是有些疑虑，忍不住将自己的疑惑说出来。

“我也不晓得自己着了什么魔。不过现在算了！我还是不要她算了，我要你就好了，这么美丽大方，带出去多有面子啊？”他说的话让丁怡晕陶陶的。“别理她了，我们好久没有来一次了。”“真……这是真的吗？你不是想骗我放掉程育洁吧？”她迟疑道。

“怎么，你不相信我是吗？那就算了！我要挂电话了，她就随便你吧，前些日子有个女人一直在找我，看来我还是找她好了。”巩钰见她迟疑，赶紧下重药。

“等等……钰……”巩钰的话让丁怡所有的疑虑全都消失了，于是丁怡连忙说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故意不耐地说道。

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不在乎程育洁？”“当然不在乎！”漠不关心地说道。“今天要不是看在你伤了她得坐牢的话，我才不会阻止你，你忘了吗？我最终都是会回到你身旁的，你又何必这样呢？而且我才舍不得你为了她坐牢呢！”“钰，你真好！就像以前一样温柔体贴。”丁怡甜甜地笑了。

“对啊，那你看，这么疼你的我，怎么舍得让你去做这种事呢？别将时间浪费在这上头了，我们去乐一下吧？怎样，觉得如何？”“你要来接我吗？还是打算将程育洁给救回去？”“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你还真是令我伤心，这样的话，随你去吧！我要挂电话了。”“钰，好……好……我不怀疑你了，那是要我去你那里吗？”她炫耀地看了被绑住的程育洁一眼。

而程育洁刚好对地做了个鬼脸。

“啊！我突然想到一个创新的主意，要不要听听？”“什么？”丁怡问道。“反正我已这么讨厌那个缠人的女人，你也不用去理她！不过我怕她以后还是会缠着找，不如我们现在就给她下一记猛药，那她之后就不会像只苍蝇死黏着我了。”他笑着说道。

“什么猛药？”丁怡连忙问道。

“就怕你不想做，而且这也委屈你了，我想还是不要好了，等一下也许你又会说，我为了想救她而故意如此的，那我不是得不偿失吗？”“不！不会的。”“真的？但道是很委屈你的，我想还是算了。”“钰，没关系，你说来听听。”“我想……我们两个可以在程育洁的面前玩，如何？我想如此她才能死心，也就不曾这样死缠着我了，不过这是很委屈你的。”“不会！不会！”“真的吗？”巩钰问道。

“是啊！”“那你现在在哪里，我去找你。”“不用了，我还是将她带到我家好了，你来我家找我吧！”“那就这么说定了，bye！”巩钰收了线。

“呵呵……我还以为钰怎么会喜欢你这个小鬼头，原来是你死缠着。”丁怡再度甩了她一巴掌。

“我死缠着他？那个不要脸的臭男人真的这么告诉你？”她不敢置信地问道，明明就是巩钰死缠着她啊，他现在竟然这么说她？好，很好！她会给他一顿苦头吃的！

“是啊，我就知道钰不会离开我，他只是爱尝鲜而已，他刚才也说，他玩腻你了，你对他没什么吸引力了。”她的手拉住了程育洁被绑的双手。

“干什么？”程育洁紧张地问道。

“你等一下就知道了，呵……”丁怡说完便将程育洁拉出了木屋，然后让她坐上她的车。

“这是钰的主意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，”丁怡得意地笑，她就知道巩钰不可能不要她的。

臭巩钰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，如果因为你的关系让我不小心噶屁的话，那我做鬼也会去找你的，程育洁在心里想道。

“这里是哪里？”程育洁对丁怡问道。

“我家。”丁怡拿出钥匙，然后打开门，将程育洁推了进去。“哼！钰等一下就会来了。”“是吗？我苦欣你，他是来救我的。”程育洁昂起小脸说道。

“救你？怎么可能？呵……”丁怡将程育洁绑住，推到沙发上，没多久，便听到门铃声响起。

“钰，你来了啊？”丁怡高兴地打开门，将巩钰迎了进来。

“是啊！”巩钰嘴角噙着笑容，扫了丁怡的屋内一眼，看到程育洁双手被绑，正躺在沙发上，幸亏她没事！巩钰在心里想道。

“你说，就是这个女人死缠着你吧？”“是啊！不遇我们现在别理她，我已经忍不住了。”巩钰一手握住丁怡的腰，然后一手拉开了她的衣服。

“讨厌，你干么这么猴急嘛！”丁怡娇笑着。

“哦？怎么了？你不要了是吗？”巩钰的手罩住了她的浑圆，然后用力地揉捏着。

“啊……钰……”丁怡忍不住呻吟着。

“看到了没？你那种生涩的技巧怎么可能自满足我呢？”巩钰笑着对程育洁说道。

“是吗？那就祝你早一点点得爱滋病死掉算了！”程育洁对巩钰吐着舌头说道。

“呵……钰，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女孩不太高兴唷……”丁怡两手攀着巩钰的肩，然后用自己的身子摩擦他的。

巩钰边吻着丁怡，边伸手捉住了她的双手，然后用单手反箝制住她。

“钰……”丁怡不解地张开眼看着他。

“我想我并不是那么意志不坚的人，是吧？”巩钰解开程育洁身上的绳子，然后用来绑住丁怡。

“原来你不是回心转意了？”丁怡这才了解巩钰不是回头来找她，原来只是想救程育洁才这么做的！

“你看我做事情，何时回心转意过？”巩钰笑道，他将程育洁搂在怀里。

“育洁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我当然没事，你很希望我有事是不？”程育洁瞪着巩钰，不悦地说道：他以为他刚才这样是在做什么？在她面前表现他多迷人是吗？“当然不是！”巩钰摇头。

“不是？”程育洁气极了，捏住了巩钰的耳朵。“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你才是罪魁祸首，要不是你这么花心，我怎么会这么惨？”她在巩钰的耳畔用力

地吼道。

“育洁，小声一点，我的耳膜都快要被你给震碎了。”是啊，他的耳朵现在已经开始嗡嗡叫了。

“哼！”她忍不住用力地踩了巩钰一脚。“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”“什么？”“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阉了你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来，要不是你天生没贞操观念的话，我今天也不用这么惨！如果今天把你阉了，不用被警察抓的话，我真的会阉了你！”“育洁，冷静一点。”巩钰苦笑，没想到她竟然没有感谢他救了她，还扬言要让他做太监，真是！

“冷静？你要我怎么冷静？”她又踩了巩钰一脚。

“你不是淑女吗？淑女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的，淑女应该很有气质的。”巩钰连忙拿话出来哄她。

“没用了，我不做什么淑女了！今天我会被人绑票，难保有一天我不曾因为你而被人干掉，所以我决定——我不嫁给你了！”她转头看着丁怡。“这种男人送给你算了，我才不要咧，惹来一身腥。”“育洁，你冷静一点好吗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就是冷静不下来，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拿菜刀砍死你，将你剁成十八块下油锅。”她用力地瞪着巩钰。

看着巩钰与程育洁相处的情形，丁怡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。

以前，她总是一味的迁就着巩钰，她一直以为这样他就会爱上她，没想到她竟然错得这么离谱。

爱情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喜欢的，像她这样真的人辛苦了……见到他们俩如此相爱，连吵闹都这么甜蜜，她彻底死心了。

“我错了……”丁怡喃喃地说道。

程育洁转过头来看着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起乩啊？”她不解地看着丁怡，她怎么会突然说“我错了”这三个字呢？难道是要对她道歉？其实啊，她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了，要道歉的话就原谅丁怡吧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她自己知道错就好了咻！程育洁在心里想道。

“嗯……对不起……”丁怡的泪水就像决堤一般，不停地落了下来。

“小姐，你不要一直哭了！我才是那个被绑票的人耶，我都没有哭了，你哭什么？”天啊！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欺负过了怡，她干什么哭成这样？而且受害者是她耶！

“对不起……”“好啦、好啦丁我原谅你了，你不要哭了啦……”受不了，真正想哭的人是她耶！

“你还不把她松开，她都哭成这样了。”她踹了巩钰一脚，然后对他说道。巩钰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将丁怡松绑。

“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”巩钰对丁怡说道。

“嗯！”丁怡点了点头。

“走啦，回家去啦！还依依不舍地做什么？”“嗯。”巩钰点了点头，与程育洁一同走出了丁怡的家。

第九章

其实我最不懂的是为什么每次妈咪在非常非常生气之时，爸爸便会将妈咪抱进房间，然后从关上房门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妈咪就会从房间笑瞇瞇地走出来，什么怒气都没了。

难道这是解决妈咪生气的特效药？这真的那么有效吗？我可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每当我做错事，惹妈咪生气时，妈咪也是同样把我带到她和爸爸的房间，然后将门关起来，拿起棍子就打我的手掌心，好痛、好痛哦！

而且走出房间之后，妈咪脸上的怒气还是在的，更过分的是她有时十分生气的话，还会在爸爸到家之时，再向爸爸告一次状。爸爸虽然不会修理我，但是只要平时和善的爸爸板起了脸，我就会全身发抖了……“育洁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巩钰开着奔驰车，将程育洁送回家，一路上程育洁连看也不看他一眼，而且也不和他说话，活像他欠了她几百万没还似的。好不容易回到了家里，程育洁又拿出了行李箱开始收拾自己的衣物，巩钰忍不住终于开口问道。

“你眼睛长在哪里啊？不会看是不是！”程育洁给了巩钰一个白眼。

“你别告诉我，你在收拾行李。”巩钰双手交叠在胸前，扬眉说道。

“是啊！伟大风流的巩大少爷，你终于看出来了是不是？”程育洁嘲讽地对巩钰说道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可以让你这么气的。”巩钰说道。

“你现在是在问我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若今天你换成我，你不会生气吗？”程育洁吼道。

“不会，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是在无理取闹。”巩钰冷冷地说道，他今天为她操了这么多心，难道还不够吗？“我无理取闹？”程育洁扬高了音调。

“在我看来你就是如此。”“姓巩的，你再给我说一次我无理取闹之类的话，你给我试试看！”程育洁威胁道。

“在我看来你就是无理取闹，育洁！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爱你并不表示我可以容忍你的所作所为！”巩钰冷冷地说道。

“你现在的意思是说，这全都是我的错了是吗？”程育洁咬紧了下唇说道。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巩钰嘲讽地说，这小女人被宠得过头了，他无法忍受。

“好！巩钰，你很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别指望我嫁给你了。”程育洁气极地说道。

“看你现在难道不是在无理取闹吗？竟然拿我们的婚约在赌气，育洁，你成熟一点好吗？别一直总像个任性的小女孩一样要人宠、要人疼！”看到程育洁这样，巩钰觉得自己的太阳穴开始隐隐作痛了起来。

“我是个任性的小女孩？”程育洁觉得自己委屈极了。

“你现在的举动看在我的眼里就是如此，平常的时候我顺着你也就算了，现在我已经很累了，你不要再吵了好吗？”巩钰不想再做无谓的争执，于是放软了音调说道。

“你告诉我，我在你的眼中就是一直无理取闹的小女孩，是吗？”程育洁全身发抖地说道。

“是的。”“很好，你不用这么委屈自己了，我就不信，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要娶我！”程育洁收拾好自己的衣物之后，正想转身离去时，又转过了头。

“怎么？”巩钰看着程育洁，不解地问道。

“我的薪水还给我，我不会让你占我的便宜的。”哼！向来都是她程育洁占人的便宜，现在也不会有她让别人占便宜的例子。

“为什么不能要？我又不是在你这里做白工的。”难道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想占她的便宜？“我可没看见你有做任何的工。”“哼！最少给我拿个一半出来。”巩钰拿出了支票本，在上头写下五万之后递给程育洁。

“很好，从今天起，我和你没有任何瓜葛。”程育洁对巩钰做了个大大的鬼脸之后，提着行李转身离去。在她的想法里，她认为自己并没有错，她并不是那种蛮横不讲道理的女人，她只不过是“气不过”而已。但巩钰的态度让她太感冒了，因为他竟然说她“无理取闹”这太过分了，巩钰为什么不先检讨自己呢？要不是因为他的话，她今天会这么衰吗？而巩钰则是疲惫地坐在程育洁的床上，也许等个几天，等她气消之后，就什么事都没了吧！他无奈地在心里想道。

程育洁在出租车司机帮她将行李搬出来之后，单手提着行李，拿出钥匙开了锁，走进家门。

看到客厅里的家人，她吐了吐舌头。“老爸、老妈，你们怎么都在？”她随口问道。

“我们出国刚回来而已啊，你忘了吗？”程母说道。

“是唷！忘了你们前一阵子出国了。”程育洁搔了搔头说道。

“听你大哥说你要嫁人了是吗？”程父紧张地问道。

程育洁挥了挥手。“那是大哥乱说的，别理他！”她笑着对程父说道。

“育洁，你上次不是打电话给我，说你要和巩钰结婚了吗？”坐在一旁的程毅提醒着健忘的程育洁。

“和巩钰结婚？我何时说过了？”程育洁装傻。

“有啊，你有说过。”程毅点了点头。

“哦？那是多久以前的事？我有些忘记了。”程育洁搔了搔头。“反正忘了就算了，我和他吹了，我们现在就别管他吧！”“和巩钰吹了？”程毅不可思议地说道。“小妹，我有没有听错啊，你竟然和我说你和巩钰吹了？那到时我要去哪里找像他这种愿意娶你的人呢？”“喂，老哥！这是你第几次说我没人要了~我告诉你，我这么美丽的女人，男人怎么可能不要呢？哇哈哈……”程育洁笑道。

天啊！程毅觉得自己要崩溃了，他怎么也没想过世界上竟然有这么“臭屁”的人！

“是，是！”程毅点了头。

“那就对了啊，哥，你过几天就帮我介绍你的朋友，记得要年轻又有钱的。”程育洁叮咛道。

“小妹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”程毅不解地问道。

“搞鬼？哪有？我没有。”“没有？那怎么会突然叫我介绍朋友给你认识？”程毅提出自己的疑问。

“是啊，你们不是都很怕我嫁不出去吗？连巩钰都这么认为了，所以我一定会把自己给嫁出去的。”哼！她会让巩钰跌破眼镜，证明她不是没有巩钰不行的，程育洁在心里想道。

“所以你就要我随便抓一个倒霉的朋友？”程毅苦笑。

“倒霉？”程育洁扬起了声音。“和我在一起，哪一点倒霉了？我又年轻，又貌美、又拥有高度的智能，这三点加起来，不但配得上你的朋友，我可能

还稍嫌吃亏了一点呢！

“所以呢，我没有嫌就好了。”她挥了挥手。

“你认为要多有钱？”程毅问道。

“比那个臭巩钰有钱就行了，哼！”“小妹……”“我累了，我要去睡了，将东西从巩钰家里搬回来很费力的，没事别来吵我。”说完，她便提着行李走入自己的房间。

“育洁到底是怎么了？”程母对程毅问道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，前一阵子才说要结婚而已，今天又变了。”程毅摇着头。

“她是不是又在闹脾气了？”程父问道。

“看情形应该是。”程毅点点头。

“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育洁口中那个巩钰？”程母紧张地说道。

“不用了，他们之间的事，他们自己会解决的，我们只是外人而已。”程毅说道。

“那好吧，就由她去好了。”“是啊，不然能怎么办呢？”三人相视无语，只是叹了口气。

程育洁坐在咖啡厅，今天她大哥要介绍他的朋友给她呢。无聊地喝着柳橙汁，这已经是她喝的第三杯了，而蛋糕也点了第二块。

那个臭巩钰、死巩钰，竟然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打来向她请安，他还真当她是挂了不成？“该死的臭男人！”她咒骂着。

迎面是来了一个长相中等的男人，穿著普通，脸上戴了副黑框的眼镜，手中还拿着一条折成小方块状的手帕，不停地擦着额际的汗。

老天啊！不会就是他吧？她老哥不会想介绍这种男人给她认亲吧？他看起来……嗯……十分无趣、十分爱国、也没有什么钱。

呜呜……她是位娇娇红颜耶！难怪人家说：自古红颜多薄命。

不过算了，个性好就行了，只要不像巩钰那么臭屁、那么风流就行了，她在心里想道。

“请问是程小姐吗？”男人问道。

“是啊！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

“我姓艾，叫艾国。”艾国连忙坐到程育洁的面前，然后对她自我介绍。

爱国？程育洁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怎么会有人取这么奇怪的名字？该不会他的背上也像岳飞一样，刻着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吧？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“耸搁有力”的名字。

“小姐，不是你想的‘爱国’。”艾国连忙说道。

“喔，原来不是啊？”程育洁搔了搔头。“我以为你的‘艾’是另一个‘爱’呢！”她笑着说道。

“不是的。”艾国摇摇头。

“你不要这么紧张好吗，放轻松一点，我们来聊聊好了！想不想喝杯什么饮料的？”程育洁问道。

“不用、不用！”艾国连忙摇摇手，他转头看着服务生。“给我一杯白开水就好了。”“好的。”服务生点点头之后，退了下去。

“白开水？”程育洁不解地看着艾国。

“是啊，这里的饮料大贵了，是外头的三倍贵，来这个地方吃东西实在太不划算了。”艾国解释道。

“那你的意思是——你要省钱？”“是啊！”艾国点点头。

怎么有这么“冻霜”的男人呢？不……不！她不能这么想，她应该将艾国的行为想成勤俭持家才是、这么勤俭，倘以后一定会很富有的。

“没想到你通么勤俭、真是好。”“是啊！我家里的人也这么说。”艾国觉得被程育洁称赞是一件光荣的事，于是便抬头挺胸点了点头。

“艾先生有什么嗜好？还是喜欢做运动？”程育洁问道。

“我？我都待在家里。”艾国答道。

“为什么？这样不无聊吗？”“不行，我要省钱。”艾国看着程育洁桌前吃剩一半的黑森林蛋糕。“你那个不吃了吗？”“是啊！艾先生要吃吗？”程育洁点了点头，看了艾国一副流口水的样子，于是便将黑森林蛋糕推到他的面前。

“既然你吃不完的话，那就我吃好了！我告诉你，吃不完就别点那么多，宁可肚子饿，也不能浪费食物。”艾国三两下就让盘子见了底。

哇，他以为他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在向她说教是吗？不行，她不可以爆发！她要忍耐，也许他只是为她好而已，程育洁在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。

“喔，我知道了。”程育洁勉强自己露出个笑容，然后说道。

“那就好！”艾国看着程育洁的笑容。“女人的笑容是不能露出牙齿的，要含蓄一点。”啥咪？他竟然又批评她这么天真无邪的笑容，谁啊！来拉住她，不然她真的会想要拿菜刀砍死艾国。

“艾先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”虽然程育洁一直告诉自己要忍耐，但她还是忍不住地问道。

“女朋友？没有。”艾国摇了摇头。“人生的大好时间，别用在这些无聊的谈情说爱上头。”程育洁觉得自己快要崩溃，她大哥还真的帮她找了个“阿番”来。

“我听程毅说，你想找男朋友是吗？”艾国问道。

程育洁点点头。

“那我们就凑和凑和吧！反正我们都没有对象，可以的话，顺便将婚期订下来吧！”艾国低下头看着程育洁的臀都。“看你的臀部也挺能生的，我妈说过要找女朋友的话，就要找能生的。”天！她真的要晕倒了，谁来扶住她啊？程育洁觉得自己的太阳穴隐隐作痛。

看来最适合艾国的可能是一只母猪吧，程育洁觉得猪来生也许还多一点。

“程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“我的头有些疼。”是啊，而且那些征状都是因为艾国这个天兵而起的，以前只有巩钰一个人的时候：她没办法比较。现在多了艾国这个天兵，她便觉得巩钰还真的挺好的。

都过了两个星期，她还真是有点儿想巩钰呢？都是她将话给说绝了，所以现在才会这样，难不成她真的要硬着头皮回去找巩钰吗？不！不行的！程育洁摇了摇头，她一定要忍，忍到巩钰来找她的时候，她才要“看在他可怜的分上”回到他身边。

想是这么想，但她真的好想、好想巩钰喔……他为什么不来找她呢？难道……难道他真的不要她了吗？好想哭，为什么她的命运竟然是如此悲惨呢？就像一朵在风中飘零的红玫瑰一般……程育洁又开始自怜起来。

“程小姐……”“啊？你叫我吗？”程育洁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所以没有注意到艾国的叫唤声，等到回过神之后，他已经唤了她数声。

“是啊！”艾国点了点头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程育洁对艾国问道，没等他回答，她道“对了！我突然想回去了。”再和这位天兵说下去的话；她铁定会疯掉。

“要我送你吗？”艾国问道。

“如果艾先生方便的话，那是最好的。”程育洁说道。

“那走吧！”艾国从椅子上起身。

“喔。”程育洁在付了帐之后，也跟着从椅子上起身。“走吧！”看他这么小器，她也不指望他会帮她付这区区的几百元，还是她自己付好了。她在心里想道。

“怎么了？小妹！觉得我那个朋友如何？”程毅对着甫走入门的程育洁问道。

“糟透了！”程育洁摇头叹气，天！和那个天兵吃完饭怎么会这么累啊，可见她一直被那个“爱国”给精神轰炸，才会像现在这样不成人形。

“为什么？他符合你所开的一切条件啊！”程毅不解地说道。

“我开的条件？”程育洁的眉头用力地皱了起来，很显然的，她早已忘了她所开的条件了。

“是啊，你不是说要找个又年轻又有钱的？他符合你所有的条件耶。”程毅说道。

“我是不知道他到底多有钱，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你那个爱国朋友，实在是小器到了极点。”她抱怨道。

“艾国是小器了一点，但他人还不错。”“还不错？我是免觉得勤俭过了头，你知道当我坐上他的车要回来的时候，我竟然发现他的车子早就没有油了，没有油当然就得去加油是吧？很好！你知道他怎么样吗？到了加油站。竟然叫我付九百元的油钱，然后还告诉我，我出这九百元是应该的，反正我以后会嫁给他，所以找的钱就是他的钱！”她气吼道。“我做小女佣做得那么辛苦，好不容易才赚到那少少的五万块，看看你那是什么朋友，竟然压榨我少少的荷包。”“小妹，他本来就是那种人，只不过小器了一点而已。”“他那哪算一点而已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叫小器过头了。”早知道坐他的车要付九百元的油钱，她还不如自己叫出租车回来还划算一点，才一百五十元耶，她真为她的钱感到心痛。

“但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之中最有钱的了、他的存款有八位数。”程毅解释道。

“当然了，若是像他这样，都花别人的钱，每个就都可以存个一大笔。”程育洁“郁卒”到了极点。

“育洁……”“你不要说了，我刚才要回来的时候顺便去租了一大堆小说回来看，要排遣郁卒心情用的，我现在要躺在床上堕落了，没事不要来敲我的门，要吃饭的时候，我会自动出现在餐桌前的。”说完，她便挥了挥手，然后就抱着她那一叠的小说，窝进了自己的小窝里。

而程毅只是望着锁紧的门，摇了摇头之后，默默离去。

第十章

我真的觉得爸爸好伟大，竟然娶了妈咪！我想爸爸如果不要妈咪的话，妈咪就真的嫁不出去了。

我常问爸爸说：“你爱妈咪吗？”他回答他爱妈咪，纵使妈咪常常有些天真、有些任性，他还是会。爱她的所以我真的觉得爸爸好伟大，竟然会这么爱妈咪，虽然他们偶而也会吵架，但是当天晚上就合好了。

妈咪说，我有一天也会找到喜欢我的人，真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希望妈咪说的那个人可以像爸爸爱妈咪一般，那样爱我……

三个星期了，巩钰发觉程育洁真的没有回来找他。耐不住思念的心情，他开车到了程育洁的家门前。正想打开车门下车，却发现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手中拎着一袋的漫画，手挽着一名比她高一个头的男人，拿出钥匙，想打开家里的门。

“哥，你有和你那个天兵朋友说，叫他别来纠缠我了吧？”程育洁拿着钥匙，插入钥匙孔说道。

“是啊！”程毅笑着点点头，抚了下程育洁的头。由于现在是晚上，所以他不放心让她独自一人去租书，便陪着程育洁一起去了。

“那就好，我一想到那个“爱国”，全身都发毛，他这个星期以来，竟敢一直来邀请我，要我陪他一起吃饭，而前几天竟然还要看我的存折，我想他真的搞不清楚状况耶……”程育洁摇摇头。

“那还要不要我介绍别的男朋友给你？”程毅问道。

“算了吧，如果都是那种型的话，那我宁可算了！不要了！一朝被蛇咬、十年怕草绳。”“那好吧，那些都是你说的，到时别怪我唷！”“知道了。”程育洁点了点头。

“育洁！”巩钰下了车，不悦地看着两人热络的样子。

“谁？谁在叫我？”程育洁晃着头，觉得自己似乎是听到了巩钰的声音。

“这里。”程毅说道，手握住了她的肩，让她转了身。

“看来你的日子很悠闲，竟然连我都忘了。”巩钰的双眼就像要喷火一般，他狠狠地瞪着程毅的手。

察觉到巩钰不悦地蹙紧了眉，程毅连忙对程育洁说：“小妹，你可以为我介绍眼前想砍了我的男人是谁吗？”“你无缘的妹婿。”他终于回来找她了，她真的、真的好想他唷！不过这些只能埋藏在心里，不可以表现出来。

一听到程育洁说“妹婿”，巩钰的眉头舒展开了些。

“喔，原来你就是育洁口中的巩钰。巩先生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是育洁的大哥程毅。”程毅率先伸出了手。没想到育洁要嫁的人，看起来玉树临风，条件挺好的嘛，看来他的妹妹是真的走到狗屎运了。

“你好。”巩钰伸出手，握住了他的手。

“喂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”程育洁用手指戳了戳巩钰的胸膛，然后转过头看着程毅。

“你是我大哥，你和他这么好做什么？分开、分开！”她拉开了程毅。

“我是来找你的。”巩钰说道。

“找我做什么？哼！我才不理你咧……”他真的来找她了，哼！她早知道会这样的，不过他也未免来得太晚了吧？她在心里想道。

“育洁……”“怎么样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从小就这样恶霸、这么为所欲为、这么无理取闹，看不惯的话，你大可以走啊，为什么还回来找我？”她

昂起小脸对巩钰说道。

“你还在生气？”看她那样子，气肯定还没有消，巩钰在心里想道。

“是啊！如果是你，你不生气吗？”“不会。”巩钰摇了摇头。

“好吧，就算我天生小心眼可以吧！大哥，我们走吧，我租了很好看的小说等一下借你看，我们不要理这位无聊人士。”说完，她的手便勾住了程毅的手，想走入家门。

“等等……”巩钰伸手捉住了她的手。

“放开我啦！不然我叫大哥揍你，我大哥是跆拳道高手。”程育洁甩着手，想挣脱巩钰的箝制。

“大舅子，你会揍我吗？”巩钰搂住了程育洁的腰，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之后，看着程毅说道。

“都叫我大舅子了，我又怎么会对你动粗呢？”程毅说道，看着巩钰，忍不住摇头失笑。“我这个妹妹也只有你可以制得了她而已，她就拜托你了，请好好地疼她。”“嗯。”巩钰点了点头，将程育洁抱进了车里。

“大哥，你竟然不救我？我要把你半夜爬起来偷看 A 片的事告诉爸妈，快救我啦！你美丽的妹妹要被绑架了……”程育洁嘶喊着。

而程毅只是挥了挥手，转身离去。

在承受到兄长的背叛之后，程育洁只能无助地坐在车里，用着雷达电眼不停地瞪着开车的巩钰。

“别瞪了，你的眼睛都快凸出来了。”巩钰笑道，原本以为得和程育洁的兄长谈很久，他才可以带走程育洁，没想到竟然这么简单。

“哼，你说！你拿什么收买我大哥？他最疼我了，我告诉你！你不用得意，我大哥现在只是想找人来揍扁你而已，他不是真的让你‘绑票’我的。”

“哦？是吗？”巩钰的手俐落地转动着方向盘。

“当然。”程育洁用力地点了点头。“我劝你，赶快把我给放回去，否则你就真的完了。”“是吗？”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程育洁看着越来越熟悉的路，然后对他问道。

“回家。”巩钰淡淡地应道。

“回你家做什么？”程育洁问道。

“原来你还知道这条路是要回我家的，我还以为你忘了。”巩钰嘲讽道。

“臭巩钰，都说了井水不犯河水了，还来找我做什麼？我告诉你啦，我才不稀罕你咧……”程育洁的姿态摆得很高，心里虽然哈得要死，但嘴巴就是很硬。

“但是我稀罕你。”“啊？”程育洁的嘴巴张得大大的，仿佛可以吞下两颗卤蛋一般。

“将嘴巴合起来，这样不淑女。”巩钰笑道。

“喔。”程育洁连忙把嘴巴闭上。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她再次问道。

“我说我稀罕你当我的老婆。”巩钰吮着她柔嫩的脸颊说道。

“我才不要！”话虽然是这么说，程育洁的脸却不争气地红了起来。

“是吗？”看她那个样子，他也知道她又在死要面子了。“那你要怎么样才嫁给我？”他用着十分谦卑的态度说道。

“你认为呢？你之前那么骂我！”她开始翻旧帐。

“我知道，那些全都是我的错。”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“结婚后，你说什么全都依你。”巩钰说道。

“真的吗？”程育洁以怀疑的目光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“如果你又反悔了呢？”“不会了！你答应嫁给我了吗？”“没花没戒指的，我才不要！”程育洁对巩钰吐了个舌头。

“花在后座，戒指在我的口袋里，回家之后拿给你。”巩钰笑着说道。

“喔，看来我是没有办法拒绝了是吗？”“是啊！看来如此。”“好吧，看你这么可怜：我就[勉为其难]地嫁给你。”她喜孜孜地说道。

“谢谢了。”巩钰笑道。

为了怕夜长梦多，所以在巩钰将程育洁带回家的隔天，他开始筹办婚礼，并且抽了空陪程育洁回家一趟。

“伯父、伯母“你们好。”巩钰手搂着程育洁走入客厅里，对坐在沙发上的程氏夫妻说道。

“你好，不用客气，来我们家不用那么拘束，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了。”程父对于未来的女婿喜欢得不得了，他笑着说道。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巩钰坐在沙发上说道。

“你怎么会喜欢我们家的育洁呢？她平常懒得像头猪一样，自己的房间都乱七八糟的，而且又那么懒散，根本没一点女人样，巩先生，你怎么会喜欢我家的育洁呢？”程母问出了几个人心里的疑问。

“喂，搞什么啊！娶到我是他的福气耶，干么把我说得那么没身价，活像嫁人还得附赠大笔的聘金一般。”她不平地咬着。

“本来就是了。”程毅摇着头。

“大哥……”程育洁不悦地用力瞪着程毅。

“看看你，哪一点像个女孩子？”“妈……”“好好，不说就是了。”程母摇了摇头。

“讨厌，说得我好象没人要一般。”程育洁嘟囔着说道。

“不会啦，你现在有人要了，而且还符合你所开出来的条件，比我那个‘爱国朋友’好多了吧？”程毅笑道。

“你朋友？哼！每个人和他比都好多了。”她皱皱小鼻子。

“爱国？”巩钰的眉头皱了下来。

“是草字头[艾]。”程毅解释道。

“是啊，巩钰，我告诉你唷，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那么小器的男人，竟然叫我帮他出油钱，然后还要看我的存折耶。”她向巩钰抱怨着。

“艾国是谁啊？你朋友吗？之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的？”他用着非常温和的口气说道，对于程育洁的个性他已经可以拿捏得很准了，她是个标准“吃软不吃硬”的人，什么事都要用温和的态度跟她说，用硬的话，程育洁只会反弹而已。

“他啊！是我哥哥帮我介绍的男朋友。”程育洁傻傻地应道。

“那你哥哥为什么帮你介绍男朋友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有啊，那时候我正在生气搬回家后。我不是说过了，我要证明除了你以外，还有人愿意娶我的。”她十分得意地说道。

“所以你哥哥就帮你介绍男朋友了？”“是啊！”“原来如此。”巩钰用十分轻柔的语气说道。

在座的除了程育洁之外，其它约三人额际都开始冒冷汗，明显的察觉到室内的气氛开始在转变，而且背脊还生起了一道寒意。

顿时，在座的三人心里都有了个认知，巩钰只有在面对程育洁时，才

会有如此的态度。

“小妹，不要说了。”程毅连忙挥了挥手，这种事何必多说。

“这本来就是事实了。”程育洁说道，转过头看向坐在一旁的巩钰。“我说错什么吗？”她不解地问道。

“当然没有。”“是吗？”程育洁的眉皱了起来，然后再看向坐在长沙发上的三人。“你们为什么那么紧张？还流了汗耶……”奇怪，她不觉得她家里很热啊，而且她家还有开冷气耶，应该是不热才对。

“没什么！没什么！”众人一起挥了挥手。

“那就好，对了！你还没有说你何时爱上我的。”程育洁笑瞇瞇地说道，对刚才那个话题十分的感兴趣。

谁叫她是女人呢？女人对于这种事，通常都是很感兴趣的。

“我？”“是啊！”程育洁用力地点点头。

“来……请喝茶。”程母连忙端来了茶盘，将茶杯放在桌上。

“谢谢。”巩钰拿起了茶杯，啜了口，而其它的几人也端起了杯子。

“快说啦，你是不是觊觎我美色许久了？一定是这样的，谁叫我天生丽质难自弃。”程育洁忍不住叹息道。

“天生丽质难自弃？”三人听到程育洁的话之后，口中的茶全都喷了出来。

“喂！你们做什么啊？那么不卫生！”程育洁说道。

“没有，我们只是听到本世纪末最好笑的笑话而已。”程母说道，天呐！她到底是怎么生的，竟然生出这种女儿？“喂，你们那是什么态度？巩钰，告诉他们，我是不是长得很美丽？”她拍着巩钰的肩，然后说道。

“是。”巩钰慢条斯理地说道。

“你是不是喜欢我很久了？”程育洁又问道。

“是。”巩钰又说道。

“那我是不是‘天生丽质’？”“是。”三人对程育洁及巩钰这一问一答、一来一往的对话全都傻眼了，看来巩钰真的是他们女婿的不二人选。

“看吧！看吧！”程育洁得意至极地昂起小脸说道。

“呃……巩钰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们马上举办婚礼。”程父连忙道。

“是啊！是啊！尽量不要再拖了，能的话就尽快吧！”“对啊，我小妹就送你了。”“喂……你们那是什么态度啊？”程育洁不可置信地说道，天呐！这算是什么家人啊？“小妹，天底下没有比巩钰更适合你的人了，这种好男人上哪去找？”“是啊。”程氏夫妻点了点头。“看好日子就结婚吧！”“我们已经决定好了，就下个星期天。”“那就好、那就好。”程父放心了下来。

“爸妈若是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”巩钰笑着说道。

“好！好！”“走吧，爸妈不用送了。”巩钰牵着程育洁的手，从沙发上起身之后，唇抿了起来。

“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了？”程育洁不解地问道。

“因为我有事要问你。”巩钰在程育洁耳畔轻柔地说道。

“什么事？在这里问就行了。”程育洁说道。

“这些事我们回去谈比较好一点。”巩钰说完，便和程育洁踏出了客厅。

“爸，我怎么觉得巩钰怪怪的？”程毅问道。

“该不会想回去和育洁算帐吧？”“算什么帐？她找其它男朋友的事？”说到这里，三人的眉头都皱了起来，心里都在祈祷程育洁可以逃过一劫。

此时的程育洁坐在车子里，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还傻呼呼不停地追问着巩钰。

“哎唷，你要死了是不是！”程育洁里着被单，不悦地用力踢了巩钰一脚。

搞什么嘛，臭巩钰！她才一回家，就将她给押上床，然后就开始“做爱做的事”，而且还比平常激烈，让她现在全身酸痛不已。

“要死？不会啊！基本上我很爱惜生命的。”巩钰笑道。

“说！你昨天是中什么邪了，这么努力做什么？”没错啦，她承认她也沉醉其中，但代价是今天的全身酸痛，让她简直快嗝屁了。

“没什么。”“你还装傻？限你三秒钟之内给我说出来，不然我就用我的玉腿踹飞你。”她十分暴力地说道。

“是你叫我说的？”巩钰在程育洁的脸颊上亲了下。

“是的。”“你为什么要你哥哥帮你介绍男朋友？就因为要证明你不是没有人要，所以就去做了这件事是吗？”他的眼神眯了起来。

“是啊！”对啊，就是这样没错。

“你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”他喑哑地问道。

“当然在乎。”程育洁点了砧头。不在乎干么还嫁给他啊？巩钰是不是吃错药了啊？她在心里想道。

“那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会想到我吗？”“有啊”“那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你让我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”“你生气？”啊！原来他在生气，所以才会这样啊！程育洁看着巩钰的脸。“真的耶，你额头上的青筋露出来了。”她的小手抚上巩钰的脸。

“我现在在和你谈正事。”巩钰握住程育洁的手。

“好嘛！”“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巩钰说出他心里一直想问的事，程育洁这么大而化之，和他在一起就像是顺其自然一般，他甚至不知道程育洁心里对他的感觉。

“当然爱啊！”都要嫁给他了，还问道个，真是受不了。

“爱？真的吗？”巩钰激动地问道。

“是啊、不爱你干么嫁给你啊，做个单身贵族多好哇！”“你以前都没有说。”巩钰闷声说道。

不会吧？现在是什么情形？难不成他是在吃醋？“我以为你知道咩！”

“你不说我又怎么知道氘？”“那你现在知道了吧？”“知道了。”突然地，程育洁想起了昨晚的事。“你昨天就是因为这件事，所以才这样的是不是？”她不悦地捏了巩钰的耳朵。

“是的。”“该死的，都是你！害我今天酸痛得没法子下床，看我的手刀！”她的手劈了过去，狠狠地地理中巩钰的腹部。

“对不起。”“来不及了，你让我现在很不舒服，我要用力地搥搥搥……”

“看来你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。”“是啊，你现在才知道吗？”程育洁说道。

“是啊，呵……”“你这个小器男，说不定你就同那个爱国一样小器，嫁给小器的男人最不幸了。”“不会的，我对你很大方的。”“臭屁。”“这是真的。”“那你的心里还有什么疑问，一起说出来吧！别再憋在心里了，那样很伤身的。”“不会了，目前没什么疑问了。”巩钰笑着摇摇头。

“真的吗？到底又想问什么有的没的，别说我没有给你过机会问唷……她在巩钰的脸颊上亲了下。”“知道了。”巩钰点点头。

“你觉得我们结婚后要生几个孩子才好？”程育洁的手环着巩钰的颈项

笑着问道。

“不要生最好了。” 巩钰摇着头。

“为什么？你不喜欢小孩吗？” 程育洁问道。

“不是。” 巩钰的脸有些红了。

“为什么？咦……你的脸红了耶，我还以为你这么厚脸皮的男人是不会脸红的耶……” 程育洁像发现什么一般大叫着。

“我不说。” 巩钰不自在地摇着头。

“为什么不说？说啦！” 程育洁摇着身子说道。

“不，因为我知道说了你一定会笑。” “不会的，我保证我不笑行吗？” 程育洁伸出手发誓。

“是吗？我应该相信你吗？” 巩钰叹了口气。“因为我怕你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们相处的时间就会少了，你会将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孩子的身上。” “哇哈哈哈哈……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咧，原来是这个！” 程育洁爆笑出声。“你还真是小器……” “你说不笑的。” 巩钰将头埋在她的颈项闷声说道。

“抱歉，我忘了咩！” 程育洁搔了搔头说道。

“算了，你都已经笑了，而且还笑得那么大声。” “亲一下，别生气唷！” 程育洁又在巩钰的脸颊上亲了一下。

“你把我当小孩子哄？” 巩钰扬了眉。

“是啊，你不知道你是小孩子吗？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比我更孩子气呢！” 程育洁笑道。

“是吗？” “当然了，别想那么多了嘛……” 程育洁拍了拍巩钰的脸颊。

“等我们有孩子以后再说吧！” “那就以后再说吧，现在再来睡一觉。” 巩钰露出了邪气的笑容，对程育洁说道。

“讨厌！” 程育洁的小脸立刻红了起来。

在程育洁说完这两个字之后，她早已被巩钰压在身下，而棉被也被巩钰拉了上去，盖住了他与她……

尾声

十年后“小琪呢？” 程育洁趴在地上，手中拿着一片拼图，等着完成她的大作。她结婚后，由于“无所事事”，所以每天不是拼拼图就是看小说、漫画，日子过得悠闲极了。

“没看到。” 巩钰的手中也拿了一片拼图，帮程育洁拼着拼图。

“喂，你怎么那么笨！那块拼图不是拼在那里的，看也知道颜色差很多。” 程育洁给了巩钰一个白眼。

“对不起。” “算了，反正我也知道你早就那么笨了！” 程育洁叹气，不懂为什么当初她这么一个“优质美少女”要嫁给巩钰呢？巩钰听到程育洁的话，只好苦笑，他也不明白自去为什么对拼拼图这么没辙。

“小琪有没有花房间里？” 程育洁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 巩钰再度摇了摇头。

“喂！那是你女儿耶！” 程育洁终于放下手中拼图，然后抬起了头，看着巩钰说道。

“也许她在房间睡午觉呢！”巩钰看着拼了一半的拼固。“别拼了，我们来做别的事。”他伸手搂住妻子的腰。

“讨厌，看到你那个表情我就知道你又在想一些色色的事了！”程育洁拍掉巩钰的手。“你真的和十年前一样都没变耶，嫁给你十年了，你都是这么色！”她叹气。

“你也没变啊！”“是啊，我当然知道我和十年前一样美丽啊……”程育洁得忘地笑道。

“你都是这么美的。”“好啦，别说这些啦，女儿都不见了，赶快去找出来。”“嗯。”巩钰扶着程育洁从地上站起身，然后握着她的手，走出了房门，下了楼，看着管家。

“王嫂，你有没有看到小琪？”程育洁着王嫂说道。

“育洁，她在院子里。”由于程育洁要求王嫂不要叫她太太，所以她来这里工作近十年，全都是唤她的名。

这十年来，这对夫妻的恩爱，她看在眼里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——他们两个常闷在房间里，经常忘了他们的女儿巩子琪。

“在院子里做什么啊？”程育洁不解地看着王嫂问道。

“似乎在写什么东西吧！”王嫂答道。

“那我们去找她，王嫂，谢谢。”程育洁与巩钰走出了客厅，来到了院子……妈咪好幸福，爸爸也好幸福，我将来一定也会很幸福的！我们是最幸福的家庭了，好凉唷，想睡觉……坐在凉亭里的巩子琪”因为凉凉的微风吹得她好舒服，所以停下了手中的笔，舒服地闭上了眼，趴在凉亭的桌上，沉沉地睡去……而当巩钰与程育洁到来的时候，看到的便是自己的小女儿，睡得十分可爱、天真的样子。

“看来我们的宝贝女儿睡着了。”程育洁走到女儿的身旁，抚着她柔嫩的脸蛋说道。

巩钰则是拿起了大理石桌上的本子看着，看得津津有味。看完之后，嘴角露出了个笑容。

“怎么了？什么这么好笑？”程育洁接过巩钰手中的本子来看，起初，她在看前面的时候还会忍不住瞪熟睡的女儿一眼，但在看完之后嘴角也露出了个笑容。

“将小琪抱进屋子吧，不然等一下感冒了。”她笑着对巩钰说道。

巩钰则是点了点头，然后抱起女儿。

“我们的女儿很可爱，虽然是不小心有的。”是啊，由于巩钰的独占欲太强了，所以他一直不想要程育洁生小孩，但既然不小心避孕失败了，他们也不可能去拿掉，于是就生了下来。

“是啊！我一直觉得她很可爱。”巩钰也笑着说道。

“幸亏那时虽然是不小心的，但是我们从没动过什么不好的念头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拥有这么可爱的女儿。”程育洁偎着巩钰说道。

“是的！她是我们的宝。”巩钰在程育洁的脸颊亲了下。

“就如同小琪在簿子上写的，我们是最幸福的家庭。”“是啊！”巩钰抱着巩子琪，与她一同走入了屋子里……而在巩钰怀中的女儿则是张开了睡眼蒙眬的眼。我看到了唷！爸爸又亲妈咪了……她的小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决定将这一句加入簿子里，但是她现在好想睡觉唷，等睡醒了再写吧！

